



忆杨开慧烈士

江西人民出版社

22

3

1955.12	1.2.28	1.2.28
1956.1.1	1.2.28	1.2.28
1956.1.2	1.2.28	1.2.28
1956.1.3	1.2.28	1.2.28
1956.1.4	1.2.28	1.2.28
1956.1.5	1.2.28	1.2.28
1956.1.6	1.2.28	1.2.28
1956.1.7	1.2.28	1.2.28
1956.1.8	1.2.28	1.2.28
1956.1.9	1.2.28	1.2.28
1956.1.10	1.2.28	1.2.28
1956.1.11	1.2.28	1.2.28
1956.1.12	1.2.28	1.2.28
1956.1.13	1.2.28	1.2.28
1956.1.14	1.2.28	1.2.28
1956.1.15	1.2.28	1.2.28
1956.1.16	1.2.28	1.2.28
1956.1.17	1.2.28	1.2.28
1956.1.18	1.2.28	1.2.28
1956.1.19	1.2.28	1.2.28
1956.1.20	1.2.28	1.2.28
1956.1.21	1.2.28	1.2.28
1956.1.22	1.2.28	1.2.28
1956.1.23	1.2.28	1.2.28
1956.1.24	1.2.28	1.2.28
1956.1.25	1.2.28	1.2.28
1956.1.26	1.2.28	1.2.28
1956.1.27	1.2.28	1.2.28
1956.1.28	1.2.28	1.2.28
1956.1.29	1.2.28	1.2.28
1956.1.30	1.2.28	1.2.28
1956.1.31	1.2.28	1.2.28

忆 杨 开 慧 烈 士

杨开智等执笔

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七七、十一、南昌

147
忆杨开慧烈士

杨开智等执笔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8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4 3/4 字数80,000

1978年4月第1版 1978年4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0

统一书号: 8110·167 定价: 0.36元

我失楊柳，
楊柳輕。直上重霄九。
問訊吳剛，
桂花何事，
寂寞此秋。
對廣寒、
神女長笑。
且為愁魂舞。
報人間、
多少虎狼心。
顛作傾盆雨。

五月十日

毛主席《蝶恋花·答李淑一》手迹



杨开慧烈士遗像



杨开慧烈士和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合影



杨开慧烈士出生和战斗过的地方——板仓



杨开慧烈士读过书的福湘女中旧址



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杨开慧烈士工作过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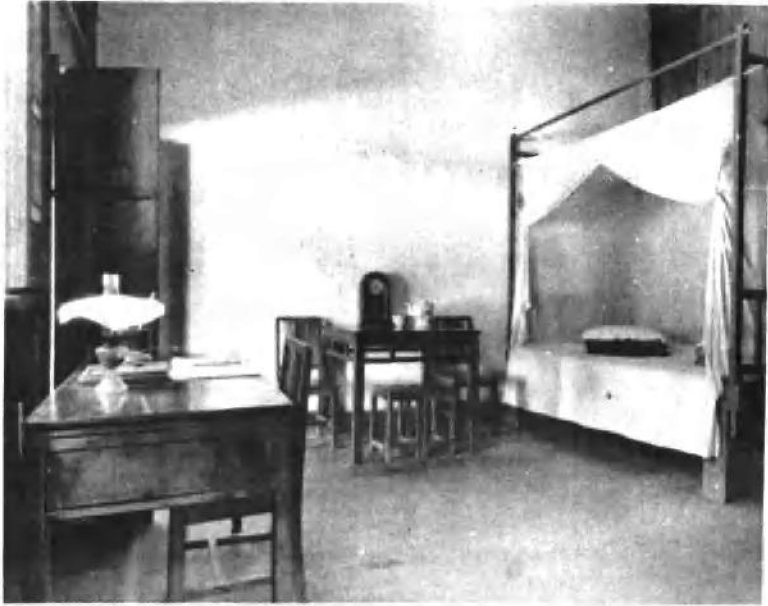
杨开慧烈士在韶山农民夜校讲过课的课堂



杨开慧烈士在上海工人夜校讲课（画）



武昌都府堤41号毛主席旧居外景



武昌都府堤41号毛主席旧居内景



杨开慧烈士高呼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英勇就义。（画）



一九六九年华主席主持湖南省委工作时修建的
“开慧烈士陵园”。

目 录

忆杨开慧烈士

——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诗篇《蝶恋花·答李淑一》写作二十周年

.....杨开智 (1)

难忘的岁月 幸福的会见

——怀念在毛主席和杨开慧同志身边生活的日子

.....陈玉英 (14)

清水塘畔的亲切教诲

——回忆在毛主席和杨开慧同志身边的日子里

.....张 琼 (35)

毛主席灿如红日光照人间.....李淑一 (48)

霞光般的生命.....毛岸青 邵 华 (55)

英雄浩气凌霄汉

——纪念毛主席光辉词章《蝶恋花·答李淑一》
写作二十周年

.....长沙警备区 辛文兵 (57)

开慧传.....湖南师院《开慧传》编写组 (68)

忆 杨 开 慧 烈 士

——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诗篇

《蝶恋花·答李淑一》写作二十周年

杨 开 智

当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光辉诗篇《蝶恋花·答李淑一》写作二十周年之际，胞妹开慧跟随毛主席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英勇奋斗的事迹，又一一呈现在我的眼前，激励着我们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抓纲治国，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更大胜利！

革命的、战斗的友谊

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六日，开慧诞生于湖南省长沙东乡板仓。父亲杨昌济，是一位有志于改造中国社会的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在国外治学期间，十分怀念祖国，改名为“怀中”。开慧一九〇八年开始读书，在板仓度过了童年时代。

一九一三年，父亲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

我们全家迁居长沙。这时，毛泽东同志也来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毛泽东同志经常和一些进步同学，如蔡和森、陈昌、张昆弟等，在假日到我们家中来，使我们家中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在毛泽东同志的影响下，开慧也逐渐和他们在一起研讨问题。毛泽东同志对开慧专心致志地参加他们的讨论，表示热情欢迎，常常引导她发表意见，深入浅出地给她解答问题。每当毛泽东同志的作文或读书笔记在师生中传阅时，开慧总是细心研读，爱不释手。毛泽东同志还常常率领学友到郊外远足，游岳麓山、橘子洲，在湘江边漫步，开慧也经常同去。他们当时讨论得最多的问题是：青年为什么要求学，立什么样的志；怎样求学，怎样立志？国家这样积弱，民众这样贫困，青年应当怎么办？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这些讨论，常常进行得很热烈，有时甚至要一连用几个星期天进行讨论，而最后总是由毛泽东同志作结论。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抱负和远见卓识使大家都十分敬服。在毛泽东同志的影响和亲切关怀下，开慧懂得了要拯救中国，广大劳苦大众必须起来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一九一八年夏，父亲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授。我们全家也随同北上，在北京住了一年零八个月之久。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同志曾因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和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两度来到北京。毛泽东同志每次来到北京，仍象在长沙时一样，经常和一些革命同

志如蔡和森、邓中夏等，到我们家中来研究革命理论，商讨国家大事。他们以极大的热情，阅读马列著作，深入研究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从根本上探求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在毛泽东同志的影响和指导下，开慧也阅读了一些马列著作和《新青年》、《湘江评论》等进步刊物。这一时期，开慧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初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在共同的革命理想鼓舞下，她和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日益深厚。

清水塘的峥嵘岁月

一九二〇年一月，我父亲病逝于北京。不久，开慧随同全家回到了长沙。她先后进入福湘女中和岳云中学读书，参加了毛泽东同志组织的“湖南全省学生联合会”，并在其中担任宣传工作。这时，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驱逐湖南反动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已发展为广泛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开慧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思想，经常组织学生走向工厂、农村和街头，作宣传鼓动和社会调查。她经常写文章揭露旧社会，同时带领群众向反动势力开展面对面的斗争。有一次，她和福湘女中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出发的时候，遭到学校里的一个帝国主义分子的横蛮阻挠。开慧和同学们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吓得那个

帝国主义分子躲进了住宅。开慧又和同学们包围了他的住宅，愤怒地控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学校当局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大长了同学们的革命志气。

一九二〇年七月，毛泽东同志经上海回到长沙，全力开展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为了更好地协助毛泽东同志进行建党工作，开慧离开了学校。当时，毛泽东同志计划创办一个以宣传马列主义为宗旨的文化书社，开慧积极支持。她知道家里还有一点父亲逝世时教育界人士赠送的奠仪费，就动员母亲拿出这笔钱支援办文化书社。她对母亲说：“我们少吃一口饭，少穿一件衣，将来革命成功了，大家都有饭吃，有衣穿。”母亲为开慧公而忘私的精神所感动，把这笔钱捐献了出来。文化书社办起来以后，开慧积极参与书社的经常性工作。书社实际上成了毛泽东同志建党活动的一个重要联络点。许多革命同志经常在那里集合开会。毛泽东同志与北京、上海等地革命同志的来往信件也都由文化书社收转。

一九二〇年秋，毛泽东同志在长沙建立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十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书记。在毛泽东同志亲自培育下，开慧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团员之一。就在这年冬天，她和毛泽东同志结成了革命的伴侣、亲密的战友。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不久，开慧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冬，中共湘

区委员会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租了一所房子作为区党委的秘密机关。开慧随同毛泽东同志住在那里。为了掩护这个机关，母亲也和他们一起住在清水塘。区党委的许多会议都在这里召开。何叔衡、夏明翰、柳直荀等同志经常在这里商讨革命工作。开慧作为湘区党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开展建党建团工作，指导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她经常参加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的各种会议，协助毛泽东同志整理党的文件。她一方面要接待各地来联系工作的革命同志，一方面经常奔走于自修大学、文化书社和望麓园织布厂等党的联络点之间，传达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帮助基层党组织开展工作。开慧工作认真负责，十分机警。为了保卫毛泽东同志和同志们的安全，保守党的机密，有时开慧亲自站岗放哨。开慧忠实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忘我工作，在清水塘度过了峥嵘的岁月。

热情支持伟大的农民运动

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泽东同志离开湖南，前往上海，在党中央工作。一九二四年春，开慧带着不满两岁的岸英和出生不久的岸青也到了上海。

一九二五年二月，开慧随同毛泽东同志由上海回到韶山。从此，她全力协助毛泽东同志研究农民问题，发

动农民运动。她和毛泽东同志一起，以“行人家”等方式，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周密细致地调查封建土地关系和农民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情况。为了广泛地做好思想发动工作，毛泽东同志在韶山地区办起了二十来所农民夜校，开慧成为韶山地区农民夜校总负责人之一。她还亲自在毛氏宗祠等多所农民夜校讲课。没有统一的教材，她就自编教材。当时，韶山有这样一首歌谣：

“农民苦，农民苦，打了粮食交地主。年年忙，月月忙，田里、场里、仓里光。”她曾用这首歌谣作教材，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号召他们起来为推翻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斗争。在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几个月内，韶山、银田寺一带就组织了二十多个秘密农民协会和一批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的革命群众组织——“雪耻会”。这年六月，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在开慧等共产党员的积极努力下，发展了韶山地区第一批共产党员，建立了我党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中共韶山支部。

一九二五年秋，毛泽东同志和开慧先后离开韶山去广州。开慧到广州后，曾在北伐军培养政治干部的“政治讲习班”学习。

一九二六年冬，毛泽东同志和开慧再度回到长沙。这时，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省工人代表大会同时在长沙召开。开慧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参加了省

农代会的工作。她认真审阅了大量反映农村大革命生动情况的材料,在工作中坚决贯彻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她经常和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柳直荀研究工作,并和各地来的农民代表、农运干部亲切交谈。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导下,大会通过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和三十三条决议案,肯定了以农民协会的组织力量和革命手段解决农民问题的必要性。会议的胜利召开,加快了农村大革命的步伐。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同志即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至二月五日,以三十二天时间,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运情况。毛泽东同志在各地考察过程中,曾回湖南省委指导工作并向党员干部作有关农运情况的报告。每次回来,毛泽东同志都带回大量调查材料。开慧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进行初步的整理。五县考察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和开慧就到达武汉。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写出了光辉文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地歌颂了农民革命,尖锐地批驳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对农民运动的恶毒毁谤,及时地指导了中国革命斗争。

积极开展武装斗争

一九二七年夏季,由于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叛变,由

于党内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被断送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惨遭屠杀，革命转入低潮。当时开慧随同毛主席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面对腥风血雨，她已经作好了迎接更大革命风暴的准备。为了应付突然事变，她把孩子和保姆先行送回了湖南。

八月七日，毛泽东同志出席了党中央紧急会议。会议坚决纠正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党决定以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在各地发动秋收起义，打击敌人的疯狂进攻。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和开慧秘密地回到了湖南。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同志在长沙北郊沈家大屋召开了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土地革命和秋收起义的计划。会后，开慧遵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留在长沙农村坚持地下斗争。我们的家乡——板仓，处在长沙、浏阳、平江、湘阴等县交界地带。开慧就以板仓一带为中心，经常深入平江、浏阳、湘阴等县境内，秘密串连，发动群众，恢复党的组织和农会组织。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开慧不顾个人安危，斗争非常坚决。她和毛泽东同志保持着联系，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光辉思想，十分重视农民武装的建设。她曾亲自

在象牙山等地召开会议，研究和部署发展农民武装问题。在党组织和开慧的领导下，平、浏、长、湘边界地区的农民群众曾英勇地夺取了地主武装和国民党散兵游勇的枪支。他们就凭夺来的这些枪支，加上梭镖、大刀，打土豪，散发革命传单，不断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造成了对敌人的严重威胁。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平、浏、长、湘边界地区的农民武装有了不断的发展。全国解放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一次接见我们的堂妹杨开英，谈到这段斗争历史时，曾赞许地说，你霞姐（霞，开慧的乳名）那时是积极主张武装斗争的。

“死不足惜，但愿革命早日成功！”

一九三〇年七月底、八月初，在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下，红军冒险攻打长沙。红军退出长沙后，长沙城及其周围地区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四处张贴通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布告，并扬言，捉到杨开慧，可赏洋一千……。那时曾有人动员开慧离开长沙农村，表示愿把她送到江西革命根据地毛委员那里去。开慧说，没有见到毛委员的亲笔指示，我不能擅离自己的战斗岗位。有两次，她遭到敌人的包围、搜捕，都由于群众报信和掩护而脱险。每当遇到紧急情况，她总是临危不惧，设法通知其他同志安全转移，先处理好党的文件，而自己则与敌周旋，坚持战斗。解放

后，群众在开慧住地旁边的菜地里挖出个盛文件的坛子，就是开慧当年在紧急情况下埋下的。

一九三〇年十月下旬的一天，敌人的密探侦察到开慧当天住在板仓。入夜以后，八十多个国民党“剿共义勇队”匪徒包围了板仓屋场。深夜，匪兵闯入我家。开慧发觉后，迅速跑到厕所里烧毁了党的文件。匪徒赶到时，只看见了一把灰烬。匪徒们又到开慧住室和别的房间翻箱倒柜，折腾了半宿，一无所获。次日凌晨，匪徒们就把开慧，连同八岁的毛岸英以及保姆陈玉英一同带走了。

开慧被捕后，国民党湖南省长何键得意忘形，指令手下的爪牙轮番审讯。他们软硬兼施，耍尽了花招，用尽了刑罚，没能从开慧口中得到半点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卑鄙的敌人最后向开慧提出：“只要你登报声明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可以得到‘自由’，马上释放。”开慧严词拒绝，痛斥了敌人的无耻谰言！开慧从少年时代起就崇敬和热爱毛泽东同志，十多年来，她和毛泽东同志同生死，共患难，她早就把党的利益和毛泽东同志的安危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她从被捕的那天起就作好了必死的准备。每当亲友去狱中探视她时，她总是坚定地说：“死不足惜，但愿革命早日成功！”

开慧被捕后，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立即展开了紧张的

营救工作。板仓地区的农民群众，准备武装劫夺囚车，因反动派改变路线而未成。我们家里，在党组织支持下，也多方奔走而无效。敌人终于对开慧下了毒手。开慧视死如归，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的敌人刑场上，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时年二十九岁。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开慧壮烈牺牲后，毛主席在江西革命根据地闻知噩耗，十分哀痛，曾越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封锁，寄来悼词，沉痛地悼念开慧。在附寄给我的一封信中，表达了毛主席对开慧烈士无限痛惜和悼念之情。长沙解放那一天，我去迎接亲人解放军入城。部队的负责同志为我发了电报给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给我们复了电报。祝贺我老母健在，告知毛岸英、毛岸青的情况，对我们表示了深切的关怀。不久，毛主席派人专程来看望我母亲，派岸英回板仓给开慧扫墓。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写了光辉诗篇《蝶恋花·答李淑一》，对开慧烈士一生作了热情的赞扬和崇高的评价。一九六二年，我的母亲以九十二岁高龄在长沙病逝。毛主席来信悼念，亲切地称开慧为我的亲爱的夫人，再次表示了对开慧烈士的无限怀念。

毛岸英、毛岸青同志也十分怀念他们的母亲。长沙刚解放，岸英同志就给我们写信，索取母亲的遗照。他在信中告诉我们，对于我的生母，父亲也常谈及，她配得上一位女英雄。他还表示，一定要学习母亲的革命精神，继承母亲的遗志。不久，他就作为光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为中朝人民的解放事业，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英勇地牺牲了。

前不久，我们见到了毛岸青和邵华同志以及他们的孩子。久别重逢，心情无比激动。我们同去韶山瞻仰了毛主席故居，又同去板仓开慧陵园扫墓。岸青和邵华在开慧墓前，崇敬地亲手栽上了两株万年长青的雪松。这一切，都使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今天，我能在这里写文缅怀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纪念胞妹开慧烈士，不能不深切地感谢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华主席无比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也十分尊敬开慧烈士。一九六八年，他亲自来到开慧烈士墓前，向烈士表示敬意。一九六九年四月，他又亲临开慧烈士陵园，具体指导陵园的修建工程。毛主席逝世后，华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一举粉碎祸国殃民、十恶不赦的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提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采取一系列英明、有力的措施，率领全国军民乘胜前进。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使各条战线出现了崭新的面貌，我们社

会主义祖国到处欣欣向荣，大治天下取得了卓著成效。
华主席的丰功伟绩，我们永世不会忘记。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蝶恋花·答李淑一》的壮丽诗篇，光耀日月，长慰忠魂，永远鼓舞着我们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奋发战斗。

（原载《解放军报》1977年5月11日）

难忘的岁月 幸福的会见

——怀念在毛主席和杨开慧同志身边生活的日子

陈 玉 英

编者按：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杨开慧烈士生前的保姆陈玉英同志口述，本刊整理的一篇革命回忆录。它从一个侧面真实地记录了杨开慧烈士无限忠于毛主席的一部分革命活动和英勇就义的壮烈场景。读后，更加激起我们对毛主席和杨开慧烈士的无限怀念，更加激起我们对野心家江青的刻骨仇恨。相形之下，

“骄杨”显得多么崇高伟大，而“白骨精”显得何等卑鄙渺小！因此它既是一篇感人肺腑的怀念文章，又是批判“四人帮”的极好材料。值得大家认真一读。

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继承毛主席遗志，领导我们彻底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

谋，教导我们世代不要忘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恩情，不要忘记革命先烈举红旗打江山的光荣革命传统。华主席真是说出了我们劳动人民要讲的心里话。我真是天天不忘毛主席的恩情，天天怀念杨开慧同志的彻底革命精神。我一想起五十年前在毛主席和杨开慧同志身边生活的那些岁月，想起解放后四次见到大救星毛主席的幸福情景，我的心里就无比激动。毛主席和开慧同志的音容相貌和革命事迹，就一一浮现在眼前。他们对我的无比关怀和亲切教导我永生不忘。

在长沙望麓园见到了毛主席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旬，这是我整整五十年来终生都忘记不了的日子。在这一天，我很幸运地来到了毛主席、杨开慧同志身边，在他们家里当保姆、带小孩。毛主席当时住在长沙市望麓园一号，住两间房子。岸英、岸青和杨老太太，还有杨开智同志都住在那里。我去的这天，毛主席晚边才回屋。毛主席、开慧同志见我剪的短头发，放着一双大脚，就很高兴地要我给他们做事。

那时候，毛主席正忙着作农民运动的工作。经常在外面做事，间一段时间又回来。有时，白天吃过饭就外出了，晚上就在房子里看书、写东西。开慧同志那时快要生小孩了，行走不方便，不大出门，差不多天天都是

帮着毛主席抄写整理许多材料，常常写到深夜十一、二点钟。在望麓园的时候，毛主席下乡作了一个多月的农运考察。开慧同志在家忙着抄写整毛主席留下的稿子。有一天，毛主席提着一网袋本子回到了望麓园，就没日没夜地整理农运调查材料。开慧同志忙着给毛主席整理抄写在红格十行纸上。

毛主席、开慧同志在武昌农讲所

我们在望麓园住了两个多月，就到武昌去了。一九二七年的二月中旬，毛主席先去了武汉。过十天后，开慧同志、杨老太太、我和岸英、岸青也一同到了武汉，住在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靠左边的房里。这里出头门的右边就是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毛主席就在农讲所工作。当时农讲所里摆有蓑衣、斗笠、锄头、耙头、梭镖。毛主席每天在农讲所讲课，讲课的主要内容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光辉著作。每次讲课都从课堂里传出来阵阵笑声，教室里坐得满满的。毛主席每天总是忙不赢，只回家吃三餐饭，很晚才回家，回到家里总要写到深夜。桌上摆着一叠叠的小本子、书和材料。毛主席看不赢，开慧同志就帮着看，毛主席写不赢，开慧同志就帮着写。那时候，毛主席、开慧同志根本没有什么假日，天天忙着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重要著作。

到武昌不久，开慧同志在医院生了岸龙。四天后，毛主席才来医院看望，抱着小岸龙亲切地开玩笑说：“好啊，冒哪个换掉我的毛伢子去吧！”一会儿就走了。开慧同志只休息了二十来天，就帮助毛主席抄写东西，白天写，晚上还要写到很晚。有时来一些人在屋里开会，开慧同志讲：革命就是要努力工作，要不怕苦，不怕牺牲。那时候我还不懂得多少革命道理，只看到毛主席和开慧同志都那样忙，就尽力把孩子带好，把家务事做勤些，使他们感到放心，让他们集中精力和有充足的时间做革命工作。毛主席、开慧同志对我和岸英、岸青总是笑笑喃喃的，要是孩子在外面玩泥巴，在埕池里淋雨玩，开慧同志就喊：“孙嫂来了，孙嫂来了”（我婆家姓孙），小兄弟就飞快地跑进屋里，偎到我的怀里。

在武昌讲习所跟毛主席在一起工作的还有蔡和森、彭湃、夏明翰、罗哲、贺协南、王寿贞、徐冰等十多个革命同志，大家都是白天在农讲所里工作，只回家吃三餐饭。晚上，他们时常在这里开会。毛泽民、毛泽覃同志也常来这里，有时住几天就走了。一栋房子住着十多个革命同志，大家有说有笑，有商有量，相处得象一家人一样。

毛主席和开慧同志穿着也很随便。那时，毛主席只有两件汗衫，一件白衬衣，一件灰布长衫，一出门就不

能洗，因为洗了就冒得穿了。有一次，我把毛主席的白衬衣洗了，毛主席正要去上课，见这件衬衣冒干，开慧同志讲她去借一件来，毛主席说不要了，说完就穿着那件灰布长衫上课去了。开慧同志的穿着也是很朴素的，热天总是一身白粗布褂子。平时穿一件半新半旧的开襟子，外罩一件灰不灰红不红的格子旗袍。毛主席铺盖很朴素，垫的白床单，盖的是兰印花被。毛主席和开慧同志总是这样吃的随便，穿的随便，从不讲究，从不特殊。

毛主席和开慧同志都很关心劳动人民，启发革命同志的革命觉悟。晚上毛主席不是在房子里写东西，就是和大家开会。我去泡茶的时候，总是听到毛主席讲，搞农运工作就是要不怕麻烦，干革命就是要不怕苦，不怕死。

毛主席和开慧同志对我们劳动人民和蔼可亲，讲话总是和和气气的。对我们做工的人经常问寒问暖，有说有笑。我初到武汉时，不熟路，我又不识字，搞不清街道地名。记得有一次，我上街买东西，就走错了路，不晓得回，转回来的时候，已经过午好久了。毛主席和开慧同志没有责怪我什么，当知道我是迷了路后，毛主席关切地对我讲：大城市，街巷多，不晓得走，我给你想个办法，我写个条子给你，你就可以问路，或者请别人送你回家来。说完，毛主席便在一条白布条子上写着：

“都府堤四十一号，陈玉英。”从那以后，我拿着毛主席写的布条子，就再也没有走错过路了。开慧同志性情很好，没有脾气，对我重话都冒讲过。她常对我说：“你在我屋里做事这样忙，是自己家里人一样，不要分什么你我，没有什么上下，都是一样的。”她很喜欢我，我也很喜欢她，在她家里确实比在自己家里还好。我们平日生活得真象亲姐妹一样。

毛主席、开慧同志非常同情穷苦人，关心群众的疾苦。有一天，街坊一个婆婆子死了崽，很伤心，她家里很穷，冒得钱安葬儿子，在农讲所外的街上滚地痛哭。这时，我正从外面进来，开慧同志问我外面哭么子，我告诉了她。开慧同志听了非常同情，她就和毛主席商量，立即同农讲所的蔡和森等革命同志一起，大家捐献了十几块钱，要我送给了那个婆婆子。老婆婆很感激，第二天就到农讲所来磕头致谢。开慧同志连忙把那婆婆子扶起来，说：不要谢罗，做得到的事大家应该相互帮着做。并安慰她说：你儿子已经安葬，就不要再太伤心，好好保重自己。开慧同志还经常对我讲：“穷富是暂时的现象，打倒了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穷人就能过上好日子。”那时候我虽然还不太知道他们干的就是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工作；但从这些事实中，我看到了毛主席和开慧同志是世界上真正的好人。毛主席办的农讲所真是穷人的靠山。

毛主席送开慧同志回板仓

在武昌农讲所，我看到毛主席总没有一点时间休息。毛主席有时工作通宵，第二天又去农讲所，心里总象搁着什么事。原来正是在这些日子里，蒋介石、汪精卫叛变了革命，陈独秀、刘少奇投降了敌人。在武昌，国民党反动派四处捉革命同志。记得有一天，毛主席回到家里，对我们讲：今天好险啊！我在街上走，碰上了两个敌探从对面走来，问我看见毛泽东没有。我指着旁边的小巷子说，看见了，刚从这里过去的。敌人就往我指的方向追去了。毛主席就这样机警地斗过了敌人，回到了家里，说得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武汉形势越来越紧张。我们只在武昌住了四个多月，就回湖南了。七月中旬，板仓的杨秀生接了我和岸青，还有十一件行李，大都是毛主席、开慧同志看过的书和写的笔记，回到了开慧同志家乡——长沙县东乡板仓。十天后，开慧同志、杨老太太带着岸英、岸龙也回到了板仓。当时我正在生病，睡在床上起不来。后来，听说是毛主席送他们回来的。毛主席从屋后竹山翻过来，脚都冒歇，又翻过后山走了。

开慧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留在家乡板仓坚持地下工作。我和她住在一间房里，两张铺摆成丁字形。开

慧除跟我一起带小孩，搞家务外，每天都要挤出时间看书、写东西，白天也看，晚上也看。有时提个竹篮子装作去买菜，到附近的农民家里去看一看，同贫苦农民取得联系。她穿着打扮也和农村里的妇女一样，和群众很合得来，村子里的人都喊她做“霞姑”。有时我听到她和一些群众个别谈话，讲农民协会的失败是暂时的，穷苦人的苦日子也是暂时的，以后会有好日子过的，要努力工作，发动群众，不要动摇。开慧同志当时与毛主席保持联系，毛主席的信是我从邮局拿回来的，信封上常写上两个字“霞收”。开慧同志写给毛主席的信，也是我送到邮局去寄的。寄信的地方是长沙东乡板仓附近的罗家铺子。

在板仓乡下生活很艰苦，开慧同志自己省吃俭用，而对农民群众的疾苦很是关心。有的群众家里生了小孩没衣穿，她就把自己小孩的衣服给人家穿。有的农民屋里没有米，她就借米给人家应急。她和附近农民好象一家人一样。杨老太太家里的亲友多，近邻远亲对我们都肯热心帮助。我跟着开慧同志带着岸英、岸青、岸龙常常这里住一住，那里住一住。如在开慧的舅舅家里住过几回，一住就几个月，舅舅家姓向，离板仓有十多里路。那时节也常到石洞她姨妈家去住，姨妈家姓钟，离板仓也是十多里路，一住也是几个月。在这些地方，开慧同志都住得很熟，她利用走亲戚为名，实际上在做地

下工作。她常和农民群众谈家常，向大家宣传革命道理，坚信革命一定会成功。

到了一九三〇年七、八月间，反动派象疯狗一样到处捕捉革命同志。在板仓到处贴起通缉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反动布告，说捉到他们赏给多少银元。还说抓他们两个不到，捉了毛泽东的妻子也是一样有赏。由于开慧同志深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一听到有什么风声，地下党的同志就告诉我们安全转移了。开慧同志一直在这样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持了三年多久的地下斗争。我总是和开慧同志住在一起，革命的道理也渐渐懂得多了。我讲，为了革命，我把你的家当作我的家，我永远跟着你。开慧高兴地说：“孙嫂，你真好！我们是患难相交的一家人啊！”

同开慧同志在狱中

一九三〇年八月，形势十分紧张，国民党反动派四处搜捕杨开慧同志，敌人在板仓加紧了侦察和监视。有个住在板仓附近叫范甄溪的家伙，经常来开慧家“攀亲”，这个家伙还假意地喊开慧叫“霞姑”。在这种紧急情况下，组织上通知开慧同志立即转移，但开慧同志想到的是党组织和革命同志的安全。她为了通知其他同志转移和处理文件未来得及转移，于十月二十四日，在家乡板仓被捕。那天，天还是蒙蒙亮，范甄溪带了六十

一条，要死要活，由你定。”敌人卑鄙无耻的勾当真比挖了开慧同志的心还要可恨，她当即严词痛斥敌人：

“这是妄想！我没有什么可讲的。你们要打就打，要杀就杀，你们休想从我口里得到半点满意的东西！”

刽子手见从开慧同志口里得不到什么，有的就骂起来：这个毛泽东的老婆，又这样顽固，她还不杀，还要杀哪个？！还有的刽子手惊慌失措地喊：她不杀，怕又要闹出名堂来了。

敌人终于对杨开慧同志下毒手了。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天毛毛亮，几个恶狼似的刽子手就打开了我们的牢门，只叫开慧一个人走，吓唬我和其他的难友不要动，刽子手就把开慧五花大绑，刀枪押着架着她走。只听得看守讲，她这一次去就不得回来了。我忍不住嚎啕大哭，岸英也望着妈妈放声大哭。刽子手把开慧拖出狱门，我抱着岸英追上去，几个枪兵挡住，不让我们跟开慧去，我边哭边喊：“她没有罪，你们不要杀她，要杀就杀我，留着她回去带小孩！我们都没有罪！”开慧同志挺着胸回过头来看我和岸英，对我们说：“你们打转，不要跟来了，你把小孩带大，等他长大了，你们就会有好日子过的。”说完，开慧脸冒变色，昂着头走向刑场，一路上高呼着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就在这一天，开慧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长沙市浏阳门外识字

岭。英勇就义时，她还只有二十九岁。

日夜盼望大救星毛主席

开慧同志牺牲后，敌人继续对我审讯拷打，又逼着我讲岸英姓毛，威胁我说：你不讲，你也会死，说出来就马上放你回去。我想到开慧同志的英勇就义，就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讲，敌人对我没有办法。就阴谋放我和岸英出来“钓大鱼”。这时杨老太太也在想办法营救我们，十八天后，革命同志把我和岸英营救出来了，我带着岸英到了长沙市上学宫街大巷子十八号，在开慧同志的六舅向明卿家里住了几天后，就回到了开慧同志的家乡板仓。附近的农民群众都来看望，我和乡亲们又怕杨老太太伤心难过，都不敢把实情告诉她老人家，我哭的时候，也躲着她老人家哭。过了十几天，不能总瞒下去了，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在杨老太太身边痛哭起来，把开慧牺牲的事，告诉了她老人家，老太太哭得昏倒在地。这时我想杨老太太已老了，我只一心记住开慧同志的遗嘱，带好毛主席和开慧同志的三个孩子，我也没想过回宁乡老家了。住了三个月，开慧的六舅来送信，说敌人又要来抓我，杨老太太难过地哭着对我说：孙嫂，敌人这样要抓你，你不得不离开我家了。不然，我们再穷，喝粥也要在一起，不能让你走呀！杨老太太便借了路费给我回家。

一九三一年二月，我伤心痛哭地离开了板仓开慧同志的家，回到了我的老家宁乡坝塘。我家祖祖辈辈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我从小就做了童养媳，终年过着讨米逃荒的生活。回到老家以后，我往返在宁乡——长沙一带讨米、做女工，受尽了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和欺凌，在那水深火热的年月里，我更感到在毛主席、开慧同志身边的温暖。我做梦也盼望着毛主席领导人民革命胜利的消息，我真是眼睛都望穿了，我多么想有一天能见到大救星毛主席，把开慧同志英勇不屈的革命气节告诉他老人家啊！

毛主席在中南海四次接见了我

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不忘毛主席。解放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一九五〇年四月岸英回到了长沙，我们见面了。他带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的亲切关怀。我忍不住热泪直流，我万分感谢毛主席，伟大领袖日夜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操劳，还记得我这个几十年前的裸姆，毛主席真是我们劳动人民的大救星呵！见了三十年前的小岸英长得高高大大，挺英俊的，我真是又喜又悲。想到和开慧同志在牢里，她的坚贞不屈的革命品德，她对我的教育，她英勇就义时的叮嘱，我的泪水就不住地流。当我讲到开慧同志在狱中的崇高革命气节时，岸英对我说，“妈妈坚强，

我记得。”还对我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并问了我的工作情况，还对我的生活作了具体安排，帮助我把女儿接到身边，送她上学读书。岸英回北京后，于同年八月十九日给我写了一封千余字的长信，又一次转达了毛主席对我的亲切问候，信中还鼓励我说：组织上对你照顾是把你当作对革命有一定功劳的人看待的，这是你二十几年前，在敌人威吓面前，在敌人监狱中，捱骂捱打，坚定不屈的应有代价，这是你的光荣。鼓励我永远保持和发扬工人阶级的优良品德，争取有更大的贡献。勉励我“决不后退，跟着大众前进”。我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三个月后，岸英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英勇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难过得象刀绞。为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毛主席一家贡献了六位亲人啊！

毛主席在百忙之中，他老人家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三年共写了六封信给我和我的女儿，多次寄钱给我安排生活。毛主席在信中总是称我“同志”，称我女儿也叫“同志”。毛主席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给我的第一封信中说：“已有人告诉我，你过去在反革命面前，表现很坚决，没有屈服。这是很好的。”还说：

“你如果有困难，可告诉我，设法给你一些帮助。”以后，毛主席还多次这样鼓励我，关怀我。多次给我寄生活费用。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这样一个对革命贡献很少

的普通劳动妇女如此表彰和关怀，使我受到深深的教育和鼓舞，世界上哪有大救星毛主席对我们这样亲啊！

尤其使我终身难忘的幸福是，毛主席先后两次接我到伟大首都北京，四次在中南海接见了。第一次是在一九五七年六月的一天中午，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毛主席一见到我，就同我亲切握手。第一句话就说：“孙嫂，隔了三十年了，你还是这个样子，你还很健康啊！”我望着毛主席，眼泪不住地流。我看着他老人家高大的身材，满面红光，心里无比幸福。毛主席伸手指着要我坐在沙发上，亲切地谈了两个多小时的话。几十年前的事情，毛主席还记得清清楚楚。毛主席讲开慧同志在武汉农讲所的情况，问我开慧同志和岸英同志在狱中的情况。毛主席在谈话中几次讲到开慧同志，称赞说：“杨开慧同志是好人。”“岸英是好伢子。”毛主席还问我看见过毛泽民、毛泽覃同志没有，我告诉主席在武汉农讲所见过。毛主席还谈到蔡和森、夏明翰、彭湃等革命同志在农讲所的情况和他们牺牲的事情，讲到这些时，毛主席停了一会，低着头，流了泪。毛主席说：“革命胜利是来之不易的，我家就牺牲了六个。”毛主席还说，“你同杨开慧同甘共苦，同受敌人拷打，没有屈服，我今天看见你就象看到了杨开慧一样”。这些都充分表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开慧同志的深切怀念，对革命先烈的深切哀思，也是对一切革命同志的深切关

怀和鼓励。

毛主席还问了我从过去到现在的许多情况，包括我的衣食住行等情况都问到了。毛主席还要我同桌吃饭。他老人家仍然吃得节省随便，还是离不开辣椒、小菜，特别叮嘱我要多吃蔬菜身体才好。一个中午两个小时，不知不觉的就过去了。一直到上班时间，毛主席看了一下表，说要有事了，才坐车走了。过了四天，毛主席又接见了我，谈了一个中午的话，又一起吃了饭。临别时，毛主席还送给我和我女儿两张有毛主席亲笔题名的照片，还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毛泽东”三个金光闪闪的字。毛主席还说：“你就是我家里的人一样，你可每年来一次，你小孩配君要来，让她来一次，她也是我家里的孩子一样。”一九五八年六月，毛主席又两次接见了我，同我谈话，留我吃了饭。这些美好的回忆，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是我活到老，革命到老的巨大力量源泉。

在一九五八年春节前，毛主席又把我女儿接到北京住了半个月，先后两次接见了她。第一次是在毛主席的书房，毛主席拉着我女儿的手向旁边的秘书介绍说：这就是上次来的陈老太太的女儿，她是个最苦的孩子。我是个在旧社会被人瞧不起的劳动妇女，而毛主席却这样称我“老太太”，他老人家是多么看重我们劳动人民啊！当看着我女儿衣着单薄，就马上要秘书拿钱给她买一套

衣服，并嘱咐下次来时，一定要她穿着给他老人家看看是否合身，是否暖和。当我女儿穿着绿色新呢子衣服第二次去见他老人家时，毛主席很高兴地说，你回去穿着这身衣服就不会冷了。一个在解放前连破衣烂衫都穿不上的苦孩子，今天穿上毛主席送给的呢料衣服，毛主席的恩情，我们终身难忘。一年以后，在武昌洪山宾馆，我女儿又一次见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又关切地询问我的生活和她的学习情况，勉励她好好学习，将来好好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九六〇年，毛主席又要中共中央办公厅，给我女儿寄来了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勉励她学好革命理论，接好革命班。

东方红，太阳升，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毛主席啊！没有您，就没有我们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在您与世长辞以后，我泪水冒干过，无时无刻不在怀念您。敬爱的毛主席，您没有离开我们，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您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您高度赞扬的杨开慧烈士的革命精神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今年我已年过八十，但我决心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将您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附记】 革命老人陈玉英同志，湖南宁乡县坝塘人，出身很贫苦，父母终年沿门讨乞。一岁零三个月就做童养媳，婆家也是讨米维生。后来到长沙做女工。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她来到毛主席、杨开慧同志家当保姆，先后有四年多时间，并和

开慧同志一起坚持了一段狱中斗争，对掩护开慧同志开展革命活动做了一定贡献。

解放后，毛主席对她十分关怀，给她以荣誉和照顾。党和政府多次邀请她出席区、市人民代表大会。

陈玉英同志对毛主席的恩情永志不忘。解放后，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热情宣传毛主席、开慧同志的伟大革命实践，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多次评为省、市“先进工作者”。一九五六年，她六十岁了，积极参加扫盲运动，评为省、市扫盲模范。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陈玉英同志满腔热情地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的来访。陈玉英同志今年年逾八旬，仍然记忆清晰，尤待人热情。这份记录整理稿，经陈玉英同志耳听删正，并经她的女儿孙燕同志阅看校正。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特推荐给读者。

（赵仕启、杨公页整理）

（原载湖南师院学报1977年第1期）

清水塘畔的亲切教诲

——回忆在毛主席和杨开慧同志身边的日子里

张 琼

在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八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更加怀念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夫人杨开慧同志。半个世纪以前，我有一段时间住在湖南长沙清水塘毛主席的家里，幸福地生活、工作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开慧姐的身边。现在，时间虽然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是毛主席和开慧姐对我的亲切教诲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坎上。

我认识开慧姐是在一九二〇年初。那时，杨怀中先生在京病逝，开慧姐同全家一道，回到长沙。她剪了短发，在长沙福湘女中读书。福湘女中是一所教会办的学校，开慧姐不顾一切地热情宣传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猛烈地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当时，开慧姐在湖南学生联合会负责宣传工作，她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朝气蓬勃，废寝忘食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鼓动。

一九二〇年八月，为了广泛地传播马列主义，推动革命斗争，毛主席决定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文化书社”办起来后，毛主席又考虑要办个自修大学并附设民众夜校，以便于进一步在工人中传播革命真理，培养革命的“火种”。但是办自修大学与附设民众夜校同样遇到经费短缺的问题，开慧姐就利用湖南学生联合会干事的身份，动员学联把五四运动时各界的捐款拨一部分出来给自修大学。这还不够，开慧姐又动员妈拿出部分钱来作办学经费。毛主席和何叔衡同志都在自修大学讲课。自修大学的青年学懂了革命道理，晚上就给民众夜校的工人讲课。毛主席创办“文化书社”、自修大学和民众夜校等革命活动，为我们党的建设和工农运动的开展造就了大批人才。

当时，开慧姐经常往来于“文化书社”、青年图书馆等自修大学联络地点，传送文件和毛主席的指示。她出去送文件时，总是穿着粗布衣、粗布裙，手里常拿一包书和一个包袱，包袱里放几件衣服，把文件卷在里面，神情十分坦然。开慧姐与敌人作斗争机智勇敢，待同志诚恳热情，一开始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一走出家庭，开慧姐就成了我的良师益友。一九二一年春，开慧姐在学生联合会工作。当时，由于学生联合会的发动和许多老教师的呼吁，使我们在五四运动中被无理开除的学生得以复学。于是，我就回到衡阳三

女师。此后，开慧姐经常同我通信，书店里来了什么新书，她就通知我，并告诉我在某某“贩卖部”有买，或在某某学联有买，督促我好好学习，好好向同学宣传。这一年的冬天，我们又在衡阳三女师闹学潮。当时已临近毕业，校长知道我过去闹过事，便先给我吃“定心丸”，允诺我毕业后分配到附小去教书。我听了很高兴，就给开慧姐写信，告诉她这个消息。开慧姐当即回信说：你不能做一条鱼，别人给一点东西，就上钩。我听了开慧姐的话，识破了学校当局的阴谋，继续同他们开展斗争。后来，开慧姐亲自来到三女师，代表省学联对该校无理开除学生提出抗议。开慧姐回长沙后，又同毛主席商量。不久，毛主席也亲自来到三女师，为三女师的斗争指出了方向。一九二二年四月，我同一位女青年离开了衡阳三女师来到长沙。当时，我早就同家庭脱离关系，那位女青年是个童养媳，我们俩在长沙举目无亲，无家可归，开慧姐就热情地把我们带到他们家里——清水塘。

我们一到清水塘，开慧姐带我们两个“小鬼”去见老外婆（杨老太太），笑咪咪地说：妈，给你两个女儿。老外婆也挺欢喜，笑着说：好啊，就住在我对面的房间吧。顿时，一股暖流涌上我的身上。我生长在剥削阶级家庭，从来没有得到家庭的温暖。如今，开慧姐和老外婆对我们这么好，这么亲，使我感到革命路上处处

有亲人。这年暑假，毛主席的堂妹毛泽建和弟弟毛泽覃也住到清水塘。毛主席和开慧姐十分关心我们的学习。白天，我们在自修大学上初级班；晚上，毛主席就让我们学习他自己写的文章。有时，毛主席在吃饭时特地放下饭碗，给我们圈定学习内容，还叫开慧姐督促、帮助我们学习。凡我们有不清楚之处，开慧姐就一字一句地给我们解释。

开慧姐不愧是毛主席的亲爱的夫人和亲密的战友。她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体贴毛主席，使毛主席有更充沛的精力考虑和处理革命大事。那时，毛主席常常通宵达旦写文章，寒冬腊月天也这样。一到晚上八、九点钟，开慧姐就把取暖的用具给毛主席准备好。老外婆有一只取暖的“烘笼”，开慧姐每天晚上等老外婆睡了，加旺炭火，取来给毛主席暖脚。有时，见毛主席衣服穿得单薄，就给披上棉袄，还要看看热水瓶里的水热不热。深夜一、二点钟，开慧姐常常起床给毛主席送临睡前暖在锅里的“点心”，有时毛主席忙得顾不上吃，她就等在旁边，待毛主席吃完后她才去睡。那时候，毛主席夜里经常只睡二、三小时。清早，毛主席出去工作，她就去整理毛主席昨夜写的东西。在毛主席的草稿本上，凡写“定稿”二字的，她就誊写到另一本簿子上去。那时，他们已有了孩子岸英。开慧姐在帮毛主席抄写文件时，常常把岸英的摇篮放在身旁，一边抄，一边

用脚摇摇篮。

清水塘是毛主席创建的中共湘区委员会的机关所在地。此时，开慧姐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湘区委员会担任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她为了毛主席及中共湘区委领导同志的安全，严格地做好保密保卫工作。在清水塘毛主席住处的客堂后壁上挂着一面大镜子，镜子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大门外的动静。那时，我与毛泽覃等都还小，不清楚镜子的用意，只见开慧姐一天要照好几回镜子，觉得挺好奇的，就对开慧姐说：“慧姐，你怎么一天就照几回镜子，我一个星期也照不上一回呢！”开慧姐笑笑说：“毛丫子你懂啥？”后来，我们才知道她是在当“观察哨”，监视敌情。有一次，开慧姐在镜子里看到门外一个人歪戴一顶草帽，东张西望，立即警觉起来，叫我与毛泽覃去打水洗衣（观察情况）。我们一出门，那个人就溜走了。后来，当我们“逮住”那人时，原来他是开慧姐的一位亲戚，是来开玩笑的，他要看看开慧姐的“戒严”工作做得怎样？这事被毛主席知道了，毛主席、开慧姐既严肃又热情地批评了他。开慧姐保密保卫工作做得很出色。那时清水塘我们住处的大门上有两个大铁环，人们进出会发出响声，有时风吹门环响，开慧姐就十分警觉。她还同住在清水塘附近蔬菜园的贫苦农民关系十分亲密，左邻右舍一见陌生人，就向开慧姐报告。开慧姐的警惕性很高。有一次，当时是

“二·七”惨案发生后，有位同志的爱人为了躲避军阀的追捕，逃到长沙，到自修大学来找毛主席，遇到了开慧姐。开慧姐担心她后面跟有敌人盯梢没有让她住到清水塘，将她安置在“文化书社”的宿舍。在开慧姐的努力下，清水塘的警戒工作做得很严密，清水塘真是一池“清水”啊！

开慧姐对同志满腔热情。一次，她到自修大学来，发现一些男同学睡的地铺上没有草垫，只有一条草席，就约了新民学会、学生联合会的同学弄来稻草给铺上。我们同开慧姐住在一起，好象是一家人。她比我们的亲姐姐还要亲。她体贴我们，关心我们，我们永远也忘不了。有年冬天，我们在自修大学念书时，由于寒冷，声音也发抖了，这一情景被开慧姐发觉了。她看到我们只穿着夹袄，没有棉袄，晚上等我们睡后，就悄悄地将我们的夹袄拿走，和老外婆一起，一个通宵给我们的夹袄铺上棉花。第二天清早，我看到夹袄已变成了棉袄，激动得久久说不出话来。和我住在一起的那位女青年“哗”地一声哭了。她打颤地说：我是个苦水中泡大的童养媳，有谁关心我，有谁给我一点温暖。开慧姐待我这样亲，革命队伍里的同志比爹亲、比娘亲。她当天就把这一事记在日记里。可是，开慧姐却对我们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我是为革命关心你们的，希望你们能为革命多做些工作。毛主席知道了，同我们开玩笑说：

去，给外婆磕头。老外婆说，我爱你们，也是为了革命。后来，这件事在我们党内传开了，大家都称赞开慧同志是一个品质高尚的共产党人。

毛主席和开慧姐引我们走上革命路，花费了许许多多心血！一次，和我住在一起的那位女青年突然想起家来。开慧姐就做她的思想工作，对她说：闹革命还怕没有家？我们不就是一个大家庭吗？一个人钻在家里，就象钻在螺蛳壳里做道场，你想，在螺蛳壳里做道场舒服不舒服。一个革命者不能沉溺在家里面。开慧姐的一番话，说得她心里热乎乎的，使她振奋精神，坚强起来。那时，我、毛泽建、毛泽覃和那位女青年几个是够淘气的。我还清楚地记起那个“枕头箱”的事呢。开慧姐有个“枕头箱”，白天放在身边，晚上当枕头睡，外出前，开慧姐总要理理头发，然后把“枕头箱”取出来，在里面拿点什么东西，塞在包袱中间。我们对那个“枕头箱”很感兴趣，想揭开它的“秘密”。有一次，我们趁开慧姐不在家就偷偷地把它藏了起来，试试开慧姐会怎样。开慧姐回家后，马上就发现“枕头箱”失踪了，立即过来追问我们几个“小鬼”。我们看到开慧姐那紧张的神情，只好老实“交代”了。当晚，开慧姐就给我们开会，严肃地批评我们说：你们都是青年团员，也是有组织的。要弄清楚为什么要革命，革命可不是开玩笑的。她又告诉我们“枕头箱”里是党的机密文件，

比宝贝更宝贝，比生命更珍贵，要是被坏蛋弄去，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开慧姐说得很严肃，也很恳切，句句入情入理，使我们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从此我们又提高了一些认识，增强了保密观念。

一九二二年冬，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开慧姐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入党宣誓是在自修大学举行的，与我一起宣誓的共有七、八个同志。面对着印着铁锤镰刀的鲜红的党旗，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我想，毛主席和开慧姐待我亲又亲，把我领上革命路，我一定要跟党走革命，经受党的考验。宣誓完毕，毛主席叫我留下，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做个CP不容易，要把一切都交给党。毛主席的话句句象铁锤似的撞击着我的心房。开慧姐在一旁说：你大哥对你要求高，希望大，要你在革命熔炉里好好锤炼，经受考验，还叮嘱我要永远记住这一天。我听了很感动，点点头表示一定要永远记住这一天。以后，开慧姐又对我说：“要派你工作啦！”我兴奋地抢着问：“上哪儿？”开慧姐说：“到水口山去！”

那是一九二三年，为了广泛地开展工人运动，毛主席派一位同志带领我与毛泽覃到水口山铅锌矿搞工人运动。临行前夜，开慧姐烧了几个蛋给我们送行。毛主席教育我们说：到水口山去，不要下车伊始，指手划脚，要老老实实拜工人为师。毛主席特地向我们指出，要到

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每个星期天要到敲砂棚去敲矿。毛主席说，这活儿是艰苦的，但可以磨练人。也要下“窿”（矿）去看看，工人是怎样拿性命换回几个铜板的，这才能弄懂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革命的道理。开慧姐也热情鼓励我们好好锻炼，经受考验。我们到了水口山，开慧姐经常写信给我们，寄《向导》等党的刊物来给我们阅读，还把刊物上重要文章的一些话划出来，要求我们反复领会。

毛主席和开慧姐的话是我们力量的巨大源泉，是我们干革命的思想武器。在水口山铅锌矿区，反动矿警把我推倒在地，踢得我几乎丧命，我没有屈服；后来在宝庆，反动派把我的孩子杀害了，我没有退缩。这就是因为我心中永远记住毛主席和开慧姐的亲切教诲。

开慧姐对我们的要求十分严格，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在原则问题上从不含糊。一九二四年春，毛主席和开慧姐住在上海。一次我从湖南跑到上海来找他们，想到他们创办的半工半读女子职业学校读书。我在渔阳里（在今淮海中路重庆路口）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很忙，叫我去甲秀里（今云兰坊，由威海卫路进出）找开慧姐。一见面，开慧姐劈头就问我：你来上海有介绍信吗？我回答：没有。她严肃地批评我这是自由主义，还给我讲了许多道理，叫我当天就离开上海回湖南。我要求在上海住一夜明天走，开慧姐说不行，非要我当天走

不可。老外婆也舍不得我马上走，帮我说情，开慧姐还是不同意。她当天下午就把我送上火车，临别时千叮嘱，万叮嘱，叫我以后绝对不能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殷切地希望我不要辜负毛主席的辛勤培养，不要辜负她作为我入党介绍人的期望。一九二六年，毛主席和开慧姐在广州，住在东山。组织上叫我到广州找他们。我到东山找到了毛主席与开慧姐，开慧姐问起我，这次又是犯自由主义来的吗？我赶紧回答：这次有介绍信了。她笑笑说：这就对了！

一九二五年二月，毛主席回韶山冲边养病，边搞湖南农民运动，开慧姐跟随毛主席回到韶山冲。那时，我在衡阳的湘南区委工作，我们区委的一位同志到韶山冲看望毛主席，回来后他告诉我：开慧姐除了细心照顾毛主席身体健康外，常常穿上草蒲鞋，深入韶山地区各个冲，到贫苦农民家里去串门、谈心，启发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他们的斗争勇气。后来毛主席身体健康稍有好转，就到农村中去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开慧姐跟随毛主席在韶山冲附近的毛震公祠、毛氏公祠、李家祠堂等处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在毛主席的组织和发动下，韶山地区很快地办起了二十几所农民夜校。开慧姐在夜校里教书，宣传革命道理，每天要跑四、五所夜校。有的农民要进夜校没有时间，她就进行思想动员，还发动大嫂子、大娃娃帮助邻居带小孩，让青年们上夜

校。毛主席和开慧姐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有的农民连家里发生纠纷也来找毛主席，毛主席就叫开慧姐帮他们解决。农民夜校办起来了，毛主席和开慧姐经常给农民讲课。当时韶山有的农民认为自己苦是“命苦”，穷是“命穷”，是什么“生庚八字不好”。在毛主席的指导下，开慧姐编了顺口溜教他们唱。我还记得有一首是：“农民苦，农民苦，打了粮食交地主；年年忙，月月忙，田里场里仓里光。”当讲到“洋油”这个词时，开慧姐就讲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侵略、压榨，深入浅出地揭露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当讲到“手”、“脚”两个字时，开慧姐就说：我们农民有两只手，什么都要做；地主也有两只手，却什么也不会干。我们农民有两只脚，会上山砍柴，下泥作田；地主也有两只脚，却要我们用轿子抬着走。她启发大家团结起来打倒地主阶级。开慧姐还教农民唱歌谣：“今天望，明天望，只望老天出太阳，太阳一出照四方，大家喜洋洋！”由于开慧姐讲课通俗生动，有时讲到农民受苦的情景，不少老太太都淌下眼泪。这期间，由于毛主席的亲自领导，开慧姐不辞劳苦地工作，韶山地区相继建立了秘密的农民协会和公开的群众性革命组织——雪耻会。一九二五年六月，建立了我党在农村中最早的支部之一——中共韶山支部。后来，由于反动军阀赵恒惕要通缉毛主席，毛主席从韶山来到衡阳，以后又到上海。一九二五年八

月，毛主席到广州。毛主席离韶山后，开慧姐仍留在韶山搞农民运动，她还是废寝忘食地工作，收集了不少有关农民运动的重要材料。同年十月，开慧姐根据毛主席指示，带着整理好的许多关于农民运动的材料来到广州，毛主席审阅这些材料后，就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两文在广州定稿。开慧姐真是毛主席的得力助手啊！

我和开慧姐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长沙望麓园。那是一九二七年初的一天，当时毛主席从武汉回到长沙考察农民运动。我到望麓园看他们的时候，开慧姐正在怀孕，她还是整天忙来忙去，有时连吃饭的时间都忘了，人瘦多了。我看了很心疼。但开慧姐精神显得很好，十分乐观。这时，她正在忙于将毛主席从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县调查得来的材料，加以选择、综合和整理。后来，毛主席就根据这些有价值的材料，挥笔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光辉著作。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次毛主席在我们面前夸奖开慧姐说，我这个秘书，抄写起来比打字机还快！谁知这一次与开慧姐的见面，竟成了我们终生的永诀！

一九三一年春，我在上海听到了开慧姐于一九三〇年在长沙牺牲的不幸消息。开始，听到这一传闻，我不大相信，越发惦念她，越发盼望能再次收到她的来信，看到她那熟悉的笔迹。我盼啊盼，音信杳无。有一天，

毛泽覃同志和其他同志来找我，证实了开慧姐英勇牺牲的消息，大家伤心极了，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开慧姐牺牲得十分壮烈，我们将永远缅怀开慧姐。

我望着毛主席和开慧姐的照片，心情久久地不能平静，半个世纪前生活、工作在毛主席和开慧姐身边的情景，一幕又一幕地在我脑中重现。我一定要牢记毛主席和开慧姐的亲切教诲，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焕发革命青春，继续前进。

（原载1977年10月5日《文汇报》）

毛主席灿如红日光照人间

李 淑 一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离开我们三个多月了。在这不寻常的日子里，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取得了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夫人，我的老同学、好朋友杨开慧的光辉事迹也得到宣传了，电视台播诵了毛主席爱听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评弹。我看到报上登的开慧的亲切面容，看着电视，心逐黄浦之波，从上海飞向桔子洲头，开慧好友的言谈举止，毛主席指点江山的音容笑貌，对我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一齐涌上心头，我思潮翻滚，夜不成寐。毛主席灿如红日，光照人间，我得到了巨大鼓舞和力量。

我和开慧很早就结成了莫逆之交。一九二〇年，开慧的父亲、毛主席的老师杨怀中先生在北京逝世之后，开慧就随着她妈妈回到长沙上学。那时开慧剪着短发，被认为是“过激党”，学校不收。后由我父亲李肖聃的介绍，才进入长沙私立福湘女中。在福湘读书时，我和开慧好得形影不离。开慧思想进步，大公无私，待人

诚恳，生活朴素。在毛主席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她积极从事反帝反封建的运动，经常向我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在她的关怀和帮助之下，我摆脱了家庭的封建束缚，同柳直荀同志于一九二四年结了婚。福湘是个教会学校，每周都得作礼拜，开慧认为这是受毒害，偏不去，对我的思想解放影响很大。

那时候，毛主席和开慧生活很艰苦。为了支援毛主席进行建党工作，开慧动员妈妈拿出北京大学同事给她父亲奠仪的一部分款，给毛主席做经费。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开慧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是建党初期毛主席亲自培育的优秀共产党员之一。不久，她就离开学校，随毛主席在中共湘区委员会工作，并和毛主席结了婚。毛主席和开慧住在长沙韭菜园附近的清水塘一栋破旧的房子里，进行党的工作，直荀和我曾到清水塘去看过他们。一九二三年，开慧跟随毛主席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一九二五年回到长沙，协助毛主席进行建党，并从事农民运动。韶山党支部就是开慧协助毛主席建立起来的。当时毛主席和开慧工作很紧张，开慧严格要求自己，从来不因孩子和家庭困难影响革命工作。毛主席对她一直很敬佩。一九二七年秋，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率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开慧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坚持在长沙竹山铺下板仓一带开展地下工作。因叛徒告

密，一九三〇年十月，她和岸英被捕入狱。敌人多次强迫她与毛主席脱离夫妻关系，都被她严词拒绝。敌人无法使她屈服，惨无人道地枪杀了她。临刑前，开慧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显示了共产党员坚如钢铁，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开慧一生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帮助毛主席做了很多工作，生活上对毛主席十分关心和体贴。她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

直荀也是毛主席在湖南亲自发展的共产党员。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他曾担任过湖南省政府委员，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何键、许克祥叛变革命，进攻省农会，我和直荀从此分离。他后来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一九三二年在湖北省洪湖英勇牺牲。我和直荀在一起只生活了二十个月。他走后曾寄来一张化了装的照片，背面写着“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直荀离开长沙之后，我也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软禁、逮捕，身心受到很大摧残。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七日，我给毛主席写了封信，祝贺他领导中国人民旋转乾坤的胜利，并把开慧牺牲的情景和我在白区二十多年痛苦生活的情况告诉了毛主席。四月十八日，毛主席给我回了信。信中说：直荀牺牲，抚孤成立，艰苦备尝，极为佩慰。勉励我在工作之余学

习马列著作，还问候直荀的父亲和我的父亲。毛主席对我一直很关心。早在延安的时候，就向长沙去的同志打听我们母子的情况。进京以后，毛主席又叫他的秘书给我儿子打电话，问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没有。一九五五年，我因生病半年没有教书。毛主席知道了，叫开慧的哥哥开智同志来看我。我去北京儿子家时，毛主席又叫王海容同志来看我。毛主席运筹国家大事，对我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感激之情无以名之。一九五七年一月，发表了毛主席十八首诗词，我爱不释手，不几天就读熟了。我想起，毛主席在和开慧交朋友的时候，填过一首《虞美人》词赠开慧，开慧当时告诉了我。我只记得开头两句，就写信向毛主席索取词的全文，并把我一九三三年听说直荀牺牲，结想成梦，和泪填的《菩萨蛮》一首词送请毛主席指正。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毛主席又给我回了信，说：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首不好，不要写了罢。有游仙一首为赠。毛主席在信中接着写下了光辉词作《蝶恋花》。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去长沙时，接见了开慧的兄嫂杨开智、李崇德同志和我。会见时，毛主席对在座的柯庆施、华国锋等领导同志说：她就是李淑一，是开慧的好朋友，前年她把悼念直荀的词寄给我看，我就写了《蝶恋花》这首词和她，完全是照她的意思和的。毛主席答我的《蝶恋花》这首光辉词作，我每次诵读，热泪盈

眶，感铭肺腑，这不仅是对杨、柳两位烈士的赞颂，也是对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无数革命先烈的悼念。

毛主席对开慧和其他革命烈士、烈士亲属的感情是很深的。在五月十一日的信里，毛主席还写道：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此外，你如去看直荀的墓的时候，请为我代致悼意。根据毛主席的意思，我去祭扫了开慧烈士的墓，并把祭扫的情况写信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同年十二月十七日又给我回了一封信。毛主席对开慧的妈妈也非常关心，年年寄给生活费，多次叫我去代看她老人家。

毛主席一九五九年六月在长沙接见我之后，我还想再一次见到毛主席，就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在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回信说：一星期后，如有时间，拟请你来此一叙。如无时间，则作罢论，尔后还有见面的机会。“还有见面的机会”，我一直在盼望这个机会的到来，再聆听毛主席的教导，再向毛主席倾吐我的积愆。不幸得很，今年九月九日，我在上海妹妹家里惊悉毛主席逝世，悲痛欲绝，哀号不已。接着，我接到要我去京参加吊唁的通知。我和我儿子、孙女一道，在人民大会堂看到了毛主席坚毅安详的面容，泪如泉涌。我一个劲地喊：“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原想能在中南海见到您，万万没想到您这么早离开了我们。我怎么呼唤，也听不到您的回音啊！”毛主席的逝世，引起我

巨大的悲痛，我饭吃不好，觉睡得也少多了。我想念毛主席，也担心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被野心家、阴谋家篡夺了去。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人民打烂了“四人帮”，我放心了，高兴极了。毛主席有眼力，亲自选定了有远见卓识，有雄才大略的接班人，使中国人民免受灾难，使祖国山河不变颜色。华国锋同志的确是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我们湖南省的人民更深有体会。开慧的陵园和纪念馆，就是华主席在湖南亲自领导建起来的。

令人气愤的是，“四人帮”特别是那个野心家江青，丧心病狂地反对、迫害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和诋毁杨开慧烈士的光辉形象。她下令删去《蝶恋花》一词有关杨开慧烈士的注释，不准报刊、电台宣传杨开慧的光辉事迹，把杨开慧的像从《毛主席诗词解释》中撕下来，无耻地说什么：“杨开慧是骄杨，我是什么？”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杨开慧同志，真是可恶之极，卑鄙之极。象杨开慧这样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夫人，难道不应该接受革命人民的爱戴和崇敬么？难道不值得毛主席的深切怀念和感到骄傲么？“我失骄杨君失柳”，这个“骄”字用得好啊！正象毛主席的一位老朋友说的：“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江青这堆臭粪土，反对杨开慧，反对毛主席，她野心大得很，心肠

毒得很，真是十恶不赦。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除掉了万恶的“四人帮”，这可说是全国人民第二次得解放，好得很！我相信杨、柳两位烈士的忠魂，在九重霄上，闻到人间“伏妖”的喜讯，又会接过吴刚捧出的桂花酒，开怀畅饮！

（原载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霞光般的生命

毛岸青 邵华

我们爱韶山的杜鹃象朝霞，故乡人民至今都把我们亲爱的妈妈杨开慧叫作“霞姑”，妈妈的一生正象霞光那样绚丽灿烂，乡亲们亲切地接待我们，向我们描述着妈妈的生前。都记得她有一双热情的手，阶级兄弟都忘不了她的温暖，她宁肯自己挨饿，也要把最后的几升米匀给贫苦的农友。人们传诵着：清水塘一个飞雪的夜晚，外婆和妈妈在灯下把两件夹衣改成棉袄，清晨，两个青年同志穿上棉袄激动得泪如涌泉。许多年长的农民伯伯都记得，“开慧先生”那些形象的比喻，通俗的语言：“财主有手不劳动，养得肠肥脑满；财主有脚不走路，要我们抬着他过河爬山。为什么？为什么？”“只要我们种田人团结起来，就能把这种吃人的社会推翻！”

“一双筷子容易断，十双筷子断就难！”当岸青走进板仓旧居的屋子，好象回到了如火如荼的童年；坐在火塘边，当年的情景，在眼前浮现：兄弟们在这里听妈妈讲过多少故事啊，又向妈妈问过无数个为什么。“土豪劣绅的嘴有多大呀？！妈妈，那个叫‘工农’的人为什么能推

翻三座大山？”在板仓的一个阴雨天，岸英拉着弟弟，穿着爸爸的大鞋，踏进积水，边跑边喊：我们敢在大海里航船！开船哪！……爸爸妈妈看着孩子们在风雨中那么大胆，没有责备，反而喜展眉间。岸青还记得：妈妈在油灯下抄写着爸爸的文稿——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马列主义经典。妈妈不惧国民党的血腥屠杀，奔走在湘江两岸，传送着秘密文件，宣传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不记得妈妈有过惊慌，也不记得妈妈有过疲倦。我们亲爱的妈妈，用霞光般的生命投向黑暗！利用生命最后最宝贵的时刻，首先通知同志们转移，处理了党的文件，给自己留下的是监狱、酷刑。为了革命胜利，用年轻的生命和鲜血保卫父亲的安全，毅然抛下了三个孩儿，从容地走出浏阳门外。妈妈！我们永远忘不了那悲壮的时刻，我们经常和泪背诵着爸爸赞颂您的辉煌诗篇。

今天，我们沐浴在金色的霞光里，注视着绿茵茵的青山；湘江北去，不舍昼夜，就象我们心底里的怀念。……

（原载《人民文学》1977年第九期）

英雄浩气凌霄汉

——纪念毛主席光辉词章《蝶恋花·答李淑一》
写作二十周年

长沙警备区辛文兵

二十年前，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这一不朽的词章。毛主席以奔放的想象，深挚的情感，表达了他对杨开慧烈士的深切怀念。开慧同志是毛主席亲密的学生、战友和夫人。

开慧同志，字云锦。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六日生于长沙县清泰乡下板仓杨家大屋。

一九一三年开慧同志认识毛主席以后，在毛主席的关怀和帮助下，她的思想和生活开始了崭新的一页。当时，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怀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理想，经常和蔡和森等同志到在一师任教的杨怀中先生家学习、讨论各种问题。毛主席的伟大抱负和宏论卓识，使得怀中先生极为钦佩，更使杨开慧同志深受教育。每次讨论，特别是毛主席发言时，开慧同志总是认真听讲，当谈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

迫时，她就怒不可遏；讲到救国救民的办法，她就频频点头；说到群众斗争的胜利，她就欢欣鼓舞；论到未来的理想，她眼里就闪着希望的光辉。开初，杨开慧同志只是坐在旁边用心倾听，有时插上几句；后来也就参加了讨论。毛主席还常常率领同学到郊外岳麓山以及桔子洲、湘江边漫步，开慧同志经常一同去。当时他们讨论得最多的问题是：青年为什么要求学，立什么样的志向；国家这样积弱，民众这样贫困，青年应当怎么办？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这些讨论，常常进行得很激烈，而最后总是由毛主席作出精辟的结论。在毛主席的关怀帮助下，开慧同志懂得了要拯救中国，广大劳苦大众必须起来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杨开慧同志还注意向毛主席学习坚持体格锻炼，洗冷水浴。有一次，她在作文中写道：“要救国就要锻炼强健的身体”。

一九一八年夏，杨怀中先生到北京大学任教。“五四”前夜，北京大学是革命思想和各种新思潮的汇集之处。这时，毛主席和蔡和森、邓中夏等进步同学经常到杨怀中先生家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杨开慧同志又常见到毛主席，并在毛主席的指引下，阅读了《新青年》、《湘江评论》等进步书刊，初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毛主席为了深入帮助开慧同志，还经常和她到故宫、北海一起漫步谈心，交谈学习收获体

会。

一九二〇年，开慧同志进入长沙福湘女中读书。当时福湘女中，大部分学生家庭富有，穿着十分讲究，每天都要擦香脂香粉，而少数贫苦家庭出身的学生则被他们歧视。杨开慧同志在毛主席革命思想影响下，带头穿粗布衣服，不用香粉。在学习期间，她热情宣传“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发动和组织同学们向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作斗争。她用尖锐泼辣的笔触，流畅的白话文，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福湘女中是一所美帝国主义办的教会学校，学生每周都要作“礼拜”。开慧同志总是拒绝参加，并向同学宣传说：这是毒害人的。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领导的驱逐湖南反动军阀张敬尧的运动进入了高潮。开慧同志勇敢地投入了这一革命运动，积极组织学生参加游行示威。学校当局为了阻挠和破坏学生的示威游行，当队伍出发时，一个叫司维克的帝国主义分子居然拖打学生。杨开慧同志挺身而出，领头高呼反帝的口号，群起响应，吼声震天，吓得司维克抱头鼠窜。开慧同志又率领同学围住他的住宅，予以痛斥，这次斗争，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在中学时代，开慧同志一直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担任宣传工作。她朝气蓬勃，废寝忘食，奔走于各学校之间，组织学生宣传队，深入工农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鼓动工作。

一九二〇年七月，毛主席回到长沙，开展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为了更好地协助毛主席进行革命活动，开慧同志离开了学校。当时毛主席计划创办一个以宣传马列主义为宗旨的“文化书社”，缺乏经费，开慧同志不顾父亲去世后家庭经济困难，动员母亲把教育界人士给她父亲的奠仪费，捐献一部分出来，作为经费。“文化书社”办起来后，开慧同志积极参加书社的工作。书社实际上成了毛主席建党活动的一个重要联络点。许多革命同志经常在那里集会。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培养下，杨开慧同志联系中国和湖南的实际情况，学习和研究了马列著作，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于一九二〇年冬，第一批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入团后，开慧同志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学习、宣传马列主义。就在这年冬天，杨开慧同志和毛主席结了婚，更好地帮助毛主席工作，成为毛主席得力的助手、战友和夫人。

一九二一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光荣诞生后，在毛主席亲自培养下，开慧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天，中共湘区委员会建立，毛主席任书记。开慧同志随同毛主席住进清水塘中共湘区委员会的机关，担任机要和通讯联络工作。为了掩护这个机关，不久，开慧同志的母亲也住到清水塘来。那时区党委的许多会议都在这里召开。何叔衡、夏明翰、柳直荀等同志经常在这里商讨革命工作。开慧同志在毛主席领导下，积极开展建

党建团工作，指导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开慧同志还受党组织的委托，在长沙市犁头街办了一个青年图书馆，组织青年阅读进步书籍，发展团的组织。

为了使毛主席有充沛的精力考虑和处理中国革命的大事，开慧同志勤勤恳恳地主动担任了大量的机关日常事务工作，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毛主席。那时，毛主席常常通宵写作。在严冬的夜里，开慧同志总要起来在烘笼上加些炭。如果见主席衣服穿得少，就给披上件棉袄。每次，她知道毛主席要工作到深夜，便留点饭菜暖在锅里，半夜拿来送给主席吃。早上，主席出去工作，她就帮主席抄写，凡是主席在草稿上写着“定稿”二字的，她就帮助抄到另一本簿子上去。

杨开慧同志除了夜以继日地整理材料，抄写文件，接待来访，做好保密保卫工作外，还经常来往于文化书社，青年图书馆，望麓园织布厂等联络点之间，传达党的文件和毛主席的指示，收集社会动态和机密情报。开慧同志出去送文件，不管形势怎么紧张，她神情总是非常坦然。外地来人找毛主席汇报，也先由开慧同志通过联络点摸清底细，才确定毛主席是否接见和在何地接见。她还经常深夜为毛主席站岗放哨，确保毛主席和党的机关的安全。她就是这样忘我地工作，在清水塘度过了峥嵘的岁月。

在湘区党委工作期间，开慧同志兼任湖南学生联合

会干事，积极开展学生运动。她还动员学联拨出了一笔钱，给毛主席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用。

当时工人运动广泛开展，毛主席派出了大批革命青年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工作。开慧同志热情参加这一斗争，曾多次随毛主席到长沙新河铁路工会和第一纺织厂等单位进行调查研究，宣传发动，组织工人运动，并在工人夜校中讲课，为湖南工人运动的开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九二三年四月，毛主席离开湖南前往上海，在党中央工作。一九二四年春，杨开慧同志带着不满两岁的岸英和出生不久的岸青也到了上海。当时毛主席工作很忙，杨开慧同志积极协助毛主席办报，收集资料，经常到工人夜校讲课。开慧同志在上海住了一年多，不管周围“十里洋场”如何豪华，她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上穿粗布衣，下系粗布黑裙子。

一九二五年二月，杨开慧同志随同毛主席回韶山。从此，她全力协助毛主席开展农民运动。在毛主席领导下，当时韶山附近创办了二十来所农民夜校。开慧同志曾到设在毛氏宗祠、毛震公祠、李家祠堂、杨家庄等处的农民夜校讲课。她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农民群众讲述革命道理，传授文化科学知识。当时在韶山流行着这样一首民谣：“农民苦，农民苦，打了粮食交地主；年年忙，月月忙，田里、场里、仓里光。”开慧同

志就以此为教材，讲述农民受地主阶级剥削的苦难。由于毛主席的亲自领导，开慧同志积极工作，韶山地区相继建立了秘密的农民协会和一批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的群众性革命组织——“雪耻会”。一九二五年六月，建立了我党在农村中最早的支部之一——中共韶山支部。在党支部的坚强领导下，韶山一带的农会开展了阻止地主运粮外出、平抑谷价、增加雇农工资、减轻租额等斗争，并举行反英反日的爱国游行。

一九二五年八月底，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毛主席前往广州。杨开慧同志十月份也去了广州，积极协助毛主席工作，并在为北伐战争培养政治干部的“政治学习班”旁听学习，同工会和在北伐军中工作的同志联系。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十一月，毛主席和开慧同志离开广州到了武汉。十二月十七日，毛主席应邀由汉口返回长沙，参加和领导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开慧同志已先回长沙，住在望麓园。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至二月五日，毛主席深入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村，做了三十二天农运考察工作，调查到了大量的资料。开慧同志细心阅读，并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对这些资料进行认真的选择、综合、整理。二月，毛主席、开慧同志先后到达武昌，住在督府堤四十一号。毛主席在这里写下了光辉

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后，由于人民公敌蒋介石叛变，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错误，使大革命遭到了严重失败。在这关键时刻，毛主席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力挽狂澜，拯救危局。党的“八七”会议以后，毛主席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由于革命的需要，毛主席决定让开慧同志回家乡板仓，领导长沙、平江、浏阳、湘阴等县边界地区的革命斗争。开慧同志坚决拥护毛主席开展武装斗争的英明决策，回到板仓，坚持党的地下工作。她经常跋山涉水，步行几十里从事革命活动。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开慧同志在飘峰的象牙山、清泰的杨柳坡等地多次召开过党支部会议，号召同志们严守秘密，继续战斗。她积极组织农民开展贴标语、破坏敌人的交通、夺取伪团防局的枪枝等革命活动，还派出党的地下交通员到萍乡安源和长沙等地进行联络，组织更大规模的斗争。对此，国民党反动派则以十倍的疯狂，妄图扑灭革命。他们到处张贴告示，通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还说抓到杨开慧也一样赏给重金。一九三〇年八月，形势越来越紧张，国民党反动派四处搜捕杨开慧同志，敌人在板仓加紧了侦察和监视。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同志劝开慧同志离开板仓到井冈山毛主席那里去，开慧同志坚定地说：没有毛委员的亲笔指示，我不能擅自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开慧同志在危难时刻，首

先想到的是革命的需要，是党组织和革命同志的安全，而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她为了通知其他同志转移和处理文件，未来得及按组织的通知作暂时转移，于一九三〇年十月下旬的一天，在板仓不幸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八岁的毛岸英和保姆陈玉英，她们随即被解往长沙监狱。开慧同志在敌人监牢里，表现非常英勇，严刑不能屈，利诱不能动。敌人逼她交待地下党组织的名单和活动情况，交待毛主席的信件和毛主席的下落，开慧同志每次总是回答三个字：“不知道！”开慧同志在狱中一个月，差不多每天都被叫去受审，每次受审回来，一身血糊糊的，晕倒在牢房不省人事。她醒过来后，总是要同志们别难过，要大家坚持斗争下去。有时，她趁住在长沙市的亲友来探监时，写信搓成纸团子递出去，向党组织汇报狱中斗争的情况。敌人对开慧同志软硬兼施，花招用尽，然而所获得的还是一句话：“你们要打就打，要杀就杀，从我口里休想得到你们满意的东西！”她从被捕那一天起，就作了牺牲的准备。每当亲友到狱中探视她时，她总是坚定地说：“死不足惜，但愿革命早日成功！”敌人对杨开慧同志下毒手那天，开慧同志从容地告别难友：“同志们！我们总有一天要出头的。”然后对追过去的保姆和孩子说：“你们打转，不要跟来了，你把小孩带大，等他长大了，你们就会有好日子过的。”开慧同志壮烈牺牲在长沙市浏阳门外识字岭，牺牲前高

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

杨开慧同志牺牲后，毛主席深为关注，寄款为烈士墓立碑。在毛主席写给开慧同志的哥哥开智的信中，有“开慧之死，百身莫赎”之句。解放后，毛主席又先后两次派毛岸英、毛岸青同志到板仓扫墓。一九五〇年，毛主席在接见开慧同志的堂妹时赞扬开慧说：你霞姐（开慧同志的乳名）是有小孩子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又说：你霞姐，那时是积极主张武装斗争的。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毛主席在给李淑一同志的信中写下了光辉词章《蝶恋花·答李淑一》。章士钊先生曾问毛主席词中“骄杨”二字怎样解释？章士钊记述毛主席的回答是：“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这是毛主席对开慧烈士最好的最恰当的评价。一九六二年，开慧同志的母亲杨老夫人在长沙逝世，毛主席来信指示：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并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这充分表现了毛主席对开慧烈士及其亲属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

英明领袖华主席，十分尊敬杨开慧烈士，曾亲自主持修建了开慧烈士陵园和纪念馆，在墓身顶端矗立的高大花岗岩纪念碑上，镌刻着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手书《蝶恋花·答李淑一》。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今

天，在五月的芙蓉国里，到处是一片繁花似锦，开慧烈士陵园也显得更加宏伟肃穆！在象征烈士鲜血染红的映山红的映衬下，我们吟诵着毛主席的光辉词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仿佛看到正在万里长空的革命先烈，她多么受到人们的怀念呀！我们要踏着先烈的足迹，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原载1977年5月11日《光明日报》）

开 慧 传

湖南师院《开慧传》编写组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的光辉词篇中深切怀念、高度赞扬的“骄杨”，就是毛主席真实的学生、亲密的战友和亲爱的夫人杨开慧烈士。

杨开慧同志从少年时代起就幸福地来到毛泽东同志身边。在伟大领袖和导师的亲切关怀和培育下，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批团员和我党最早的优秀党员之一。她跟随毛泽东同志先后在长沙、上海、韶山、广州和武汉等地，积极开展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协助毛泽东同志发展党团组织，整理文稿，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和党的机要、交通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开慧同志遵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留在长沙东乡板仓，坚持党的地下武装斗争，直至英勇就义。

“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杨开慧烈士伟大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一生，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一、板仓红霞

长沙东行约一百三十华里，与平江、湘阴两县交界的地方，飘峰山高耸入云，群峦叠翠，板仓河清澈见底，源远流长。这个风光秀丽的江南山村，就是杨开慧烈士的故乡——长沙县东乡板仓。

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六日（农历九月二十六日），杨家大屋的院子里，人们出出进进，喜气洋洋，相互传告着一个婴儿诞生了。

婴儿虽是个女孩，又是在那样重男轻女的旧社会，但一家人却把她看得很重，希望她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给她取名开慧，字云锦，号霞。

二十世纪初叶，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大爆发……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激烈。“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开慧烈士

就在这样一个烽火连天的年代里诞生、成长。

开慧幼时，跟着妈妈。妈妈向振熙，是个勤劳俭朴、和蔼善良的家庭妇女。开慧五岁那年，湖南各地“淫雨连绵，洪水横流，酿成巨灾”，乞丐载道，饿殍遍野，劳动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开慧亲眼见到妈妈把自家不多的米、饭，匀给逃荒要饭的灾民，这给她幼小的心灵打下了很深的烙印。在妈妈的教养和贫苦农民缪大叔的影响下，开慧从小就关心劳动人民，养成了热爱劳动的习惯。每天，她总是不声不响地忙着帮妈妈做家务：扫地、挑水、洗菜、洗衣服，打柴火。

有一次，开慧同小伙伴们上山扒柴，她只顾用竹扒子在山坡上猛扒，不慎跌入水中。脱险后，有人劝她以后别去扒了。开慧却说：“不怕！”她还是坚持下去。

农忙时节，十来岁的开慧常常赤着脚，帮着缪大叔晒谷，晒草，送茶水。帮邻居带小孩，扯猪草。妈妈望着她在田野里、禾场上欢蹦的身影，满意地微笑着。

当年，在板仓的院子里，住着个叫杨乐初的老人，他无儿无女，无亲无靠，生活非常困难。开慧就经常为这位老人挑水、送柴，还和妈妈商量，把自家节余下的粮食，和父亲穿过的衣服送给这位老人。

开慧有次扯猪草，在一处草窝里，发现邻居的鸡在那里下了蛋。别人问她为什么不捡回去，开慧严肃地说：这是人家的鸡生的蛋，不是我们家的，当然不能

捡。开慧从小这种不贪小利的优良品德，一直被人们称赞着。

开慧是在七岁那年开始上学的。最初，她就读于离家不到一里路的杨家庙小学堂。古老的杨家庙，年久失修，室内光线阴暗，只有那狭窄庙坪前的小塘边，长着几棵垂金的杨柳，才给这冷落的庙宇带来几分活气。学校开设了国文、算术等几门课程。那时上学的小孩大都在十岁以上，开慧是班上年纪最小的，由于勤奋好学，班里数她成绩最好。

十一岁时，开慧同志到了离板仓五里地的隐储学校求学。她认真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扩大了知识的视野；她特别喜欢阅读散文、诗歌和小说。同时，还学会了缝纫工艺，练出了一笔很好的毛笔字。开慧又乐于帮助同学，做事有心计，因此，同学们都很喜爱她。

开慧最不喜欢读那些鼓吹封建伦理的孔孟之书，当老师讲到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祖国的国耻时，开慧温静的脸蛋上立刻显露出愤懑的神情。

夏天的夜晚，辛苦了一天的人们来到坪里乘凉，老人们爱翻古，年青人喜欢谈天说地。开慧最爱听叔叔和妈妈讲当年“长毛”（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造反的故事，特别是太平天国的女将们那种英勇善战的英雄形象，使开慧仰慕得入了迷。

有一晚，缪大叔又讲起了“长毛”南王肖朝贵攻打

长沙壮烈牺牲的故事。开慧听得眼睛湿润了。她悲愤地问道：“大叔，几时带我到长沙去，让我看看南王牺牲的地方吧？”“等你爸爸回来了，会带你去的。”大叔说。

一九一三年春，开慧的爸爸杨昌济先生留学回国了。

杨昌济先生字华生，号怀中。“操行纯洁，笃志嗜学”。世居板仓，乡人尊呼板仓先生。他是一位有志于改造中国社会的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一个有爱国热忱的知识分子。“怀中”的名字，就是他在国外治学期间，因怀念祖国而取用的。他痛感清王朝的腐败和人民的困苦，忧心国事，欲求国家民族的振兴。他在研究中外旧文化的基础上，对王船山、谭嗣同和欧洲旧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加以抉择、批判，形成了一种比较进步的伦理思想和讲究实践的人生观。他曾留学于日本、英国达九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专心从事教育、哲学的研究，探求做人的道理。回国后，湖南都督谭延闿想罗致他当教育厅长，他拒绝进入官场为虎作伥，而断然选任了一个普通师范学校的教员，以实施他培养一批有为青年作为改造国家柱石的计划。后来，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常与李大钊等革命人士密切交往，并为《新青年》撰文，介绍文稿。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在各界庆祝徐特立同志六十寿辰的大会上，还怀念怀中先生说：我在湖南第

一师范求学时，最敬佩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一位是徐老。

开慧就是出身于这样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家庭，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

怀中先生常对勤敏好学的开慧说：“要精通一门学问艺术，认真做事，服务社会，不为个人打算。”“要破习惯之我，立理想之我。”开慧很懂事地点着头。

爸爸告诉开慧，不久，全家要搬到全国最先响应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的长沙城去，开慧高兴极了。

就在这年春天，一个晴朗的早晨，红霞簇拥，一轮红日跃上了东山。十二岁的开慧迎着朝晖，奔向长沙。

二、在长沙结识毛泽东同志

经过辛亥革命洗礼的长沙，骨子里依旧没有多少改变。开慧一踏进古老的长沙，只见残垣断壁上贴着阴森森的“告示”、花花绿绿的“广告”。狭窄的麻石街道上，衣衫褴褛的人群，啼饥号寒；如狼似虎的军警，欺压百姓；铺面萧条冷落，街头卖唱算命之声贯耳。一阵黄风吹来，街道立时变得灰蒙蒙的。

沿城而过的湘江河里，挂着太阳旗、米字旗的“洋轮”横行江面，发出可恶的怪叫。开慧进城前那种欢喜的神情，顿时罩上了一层阴影。她朦胧地想着：辛亥革命最先响应而又宣告独立的省城，怎么会这样的不景

气？

来到长沙后，杨昌济先生在南门外书院坪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

第一师范是一所免费的中级师范学校，这里聚集着徐特立、王季范等一批在湖南名孚众望的进步教师。当时湖南有些出身穷苦的有志青年，大都在这里求学。开慧跟随父母先后在落星田、仰天湖和黄泥墩等处居住。她在家自修，毫不怠懈。在父亲指导下，她致力自学英文，阅看了许多东西方新文化的书籍。

这时候，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同志为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他那远大的革命抱负，刻苦好学的精神，俭朴谦虚的作风，坚韧顽强的意志，很快地得到了“欲栽大木柱长天”的杨昌济先生的钦佩。毛泽东同志也以有怀中先生这样一位品德高尚、学问精深和治学严谨的进步老师而欣慰。

一天，杨昌济先生教学后回到家里，高兴地对家里人说：“我在第一师范看到了两个最好的学生，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蔡和森。特别是毛泽东，他将来定能成为国家的栋梁。”坐在一旁看书的开慧，听了父亲异乎寻常的称赞，闪着明丽的大眼睛问：“爸爸，你怎么知道毛泽东会成为国家的栋梁呢？”

爸爸对女儿天真的提问，报以爽朗的一笑。

“那你怎么不要他到家里来呢？我好向他求教啊！”

开慧纯真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那是一个星期天，开慧帮着妈妈刚收拾完家务，只见几位青年学生走进门来。走在前面的青年身材魁伟，雄姿英发，穿着洗旧了的蓝布长衫，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亲切地望着她，说：你是小霞？和蔼的话语，洪亮有力。

开慧点了点头。

杨昌济先生听到毛泽东同学的声音，忙出来迎接：“你们来得好早啊，霞，你猜猜，他们是谁？”

开慧望望父亲欣喜的脸，又望望大家愉快的神情，她知道，一定是久盼的毛泽东同志来了，她站起来一笑，转身去泡茶……

这一会见，原本是个人生活中的偶然事件，后来却在中国革命现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自此以后，青年的毛泽东同志便常于假日和蔡和森、陈昌、张昆弟、罗学瓚等五、六位好友去市里“板仓杨寓”（杨怀中先生家）聚会，或谈治学、做人之道，或纵论天下大事，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常常一攀谈就是一整天，师生都不舍话别。

少年时代的开慧，娴静端庄，聪明好学，她深深地被毛泽东同志和大家欢快热烈、新鲜深刻的谈话所吸引，往往放下手中的功课，成了一名宁静而又热心的“旁听生”。有时她听到兴奋处，忽闪着乌溜溜的大眼

睛，抿嘴微笑，有时她听到愤怒处，如剑的眉梢高耸，怒不可遏。她常常帮助母亲为大家准备中饭，跟在父亲身后目送大家远去。

日子长了，开慧便同毛泽东等革命同志一道参加讨论：青年为什么要求学，立什么样的志；怎样求学，怎样立志？国家这样积弱，民众这样贫困，青年应当怎么办？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在讨论中，毛泽东同志对开慧非常关怀，经常深入浅出地给她讲革命道理，毛泽东同志那“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英雄胆略，使开慧深受感染；毛泽东同志那“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抱负，使开慧深深仰慕和向往。毛泽东同志还把自己写的学习笔记给她看，开慧也常把自己写的日记和读书笔记送给毛泽东同志批阅。

那时，开慧高兴地阅读了毛泽东同志的《讲堂录》。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本读书心得笔记。文中强调，为人必须有崇高的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符合于此。在谈到学习时指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以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毛泽东同志这种理论联系实际学风，为开慧树立了学习的光辉榜样。她决心走毛泽东同志当时就已倡导和实践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求学道路。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锻炼身体，常年坚持冷水浴，常常率领学友到江心的桔子洲、西岸的岳麓

山，或登山竞走，或江边漫步，或月夜泛舟，或在墓地寺院餐风露宿，以练身励志。开慧也经常与之同往，并学习毛泽东同志行冷水浴的坚韧精神，夏天过去了，她照样洗。树叶落了，她不间断。寒冬腊月她仍然坚持不怠。父亲非常称赞她的这种毅力。开慧在作文中表达了自己的抱负：“要救国，就要锻炼强健的身体。”

一九一七年的一天，毛泽东同志带着《伦理学原理》来到“板仓杨寓”，开慧接过毛泽东同志手中的书，翻开一看，只见字里行间，天地空白，圈圈点点，硃墨纷呈。她一边高兴地翻阅，一边喜形于色地说：

“难怪我爸爸总夸奖你，你真是‘不动笔墨不看书’呀！”她一页一页地看下去，几乎每一页都写着各种批语：切论；此语甚合吾意；荒谬；陋儒之谈也……开慧不禁问道：“为什么你对同一个人写的文章，有的那么称赞，有的却那么批评呢？”

毛泽东同志看着多思好问的杨开慧，热情地解释道：写书的人总是带着自己伦理的偏见，说的话不可能都是对的。况且古今不同时，事物多变化，我们不应该一味迷信古人和洋人，也不应该全盘否定前人成果。因此我们读书要好生想一想，对的，才相信它；不对的，就应该摒弃它，而且毫不可惜！

在那峥嵘的岁月里，毛泽东同志的早期革命活动给开慧以深刻影响：工人夜校的招生广告多么感人肺腑，

驱逐反动校长的宣言是怎样痛快淋漓，智缴北洋军阀溃兵的枪枝多么叫人振奋，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是怎样使人欢欣鼓舞；寒暑假步行数千里，深入农村作社会调查，向工农大众宣传革命道理，这是何等令人向往的壮举！那“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雄伟诗句更给开慧以无穷的力量。少年时期的开慧正是从毛泽东同志的伟大革命思想和早期革命活动中，吸取了宝贵的政治营养和增长了丰富的学识，在毛泽东同志指引的革命道路上步步向前。

一九一八年七月，杨昌济先生看到他寄予希望的国家栋梁——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学已经毕业，于是接受了北京大学的聘请，携家北上，十七岁的开慧随家去北京。

三、投身“五四”运动学马列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运动在北京爆发了。开慧积极投身“五四”运动的洪流，剪着一头短发，显得更加英姿飒爽。在运动中，她刻苦钻研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认真阅读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刊物，初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五四时期，毛泽东同志为组织湖南革命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领导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曾先后两次来到北京。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志曾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五四”前夜的北京大学是革命思想和各种新思潮的汇集之处。毛泽东同志于工作之暇，仍象在湖南一师时期那样，经常和邓中夏等进步同志到地安门豆腐池胡同九号的杨昌济先生家，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探讨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青年的杨开慧，又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指导，并成为毛泽东同志最真挚的朋友。

开慧十分敬仰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气魄和革命胆略，在毛泽东同志的谆谆教导下，她不再满足于在家跟父亲学习国文和英文，而是积极去北大旁听，她认真地阅读着《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新俄罗斯研究》和父亲订阅的英文版的《布尔什维克》、《奥德维克》等传播马列主义的进步杂志书刊。青年时代的开慧深深被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所鼓舞，被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所激励，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当时人们称赞她：“开慧志向尤大，举止温婉，中文亦好，殊属难得。”她常把自己写的反帝反封建的慷慨文章向毛泽东同志请教。

这年七月，开慧接连读到了毛泽东同志在湖南主办

的《湘江评论》，她完全被毛泽东同志那指点江山的革命气概，那激扬文字的反潮流精神振奋了。她反复吟读着：世间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青春焕发的开慧，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红润的脸上，闪着昂扬的光彩，心潮久久不能平静。此刻，她的脑际浮现出毛泽东同志挥动巨笔，纵情急书的雄姿；她的耳畔回响着人民革命的咆哮、时代解放的怒涛；她的面前憧憬着：历史的画卷正在描绘崭新的篇章，黄金世界的灿烂光焰喷薄欲出。

她真想即刻飞向毛泽东同志身边，聆听他的谆谆教诲，与毛泽东同志并肩战斗。

这年年底，毛泽东同志率领“驱张运动”代表团，第二次来到了北京。毛泽东同志刻苦地钻研马克思主义。同时，指导十八岁的开慧学习有关马列的书。还常和开慧到故宫、北海等处漫步谈心，交谈学习收获体会，研究国家社会的改造问题。在共同的革命理想激励下，开慧同志和毛泽东同志革命的、战斗的友谊日益深厚。

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影响下，开慧的一家都被卷进了当时掀起的研究共产主义的潮流之中。他们一家人会

聚在一起，就少不了一场讨论。

一天，杨老夫人接到一封乡下亲戚的来信，不禁感叹地说：“一些亲戚的家境，不如过去了，穷了。”

正在桌边认真看书的开慧答道：“穷了就好，要是成了无产者，更能坚决地参加革命。”

“潮流总是要随时势而变换的，共产主义来了，门板也挡不住。”已在病中的杨昌济先生也禁不住接过话头。说完，他把手边正在阅看的一本英文版的《布尔什维克》期刊递给女儿。

开慧欣喜地望着患病的父亲，连忙接过杂志，激动不已地阐述自己的见解：今天的世界，有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这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就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在俄国，列宁已领导了俄国无产者，打倒了资产阶级，建立了劳农专政的苏维埃国家。过去做奴隶的工农掌了权，作了主人。现在，毛泽东同志也正在号召我们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这就是我们苦难中国那个光辉灿烂的前程。

开慧同志用初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的这一席话，说得父亲频频点头，母亲高兴地微笑了。

正当开慧专心致志地跟着毛泽东同志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认真总结“五四”运动经验的时候，父亲病逝，巨大的悲痛袭击着她。

一九二〇年一月下旬，在毛泽东同志和蔡和森同志

的妥善安排下，开慧一家扶柩南下，回到故乡板仓。

四、福湘女中响春雷

福湘女中座落于长沙市城北兴汉门外的留芳岭下，是美帝国主义创办的一所教会学校。它与美国传教士同时建立的雅礼中学、湘雅医学院毗连一片，成了二十世纪初叶美帝国主义在湖南的文化侵略据点。从早到晚，隔壁意大利天主教堂的钟楼里，传来阵阵催魂般的钟声，给这所成天紧闭黑漆大门的学校，更增添了几分阴森幽晦的气氛。

一九二〇年春的一天，开慧身着粗布开襟衣、青色裙子，随同父亲生前好友李肖聃先生来到这里，她那一头闪闪发光的短发，映衬着坚毅的脸庞，特别引人注目。她一跨进校长办公室，顿时给了校长、美国传教士凌支尼一个北京来的“过激党”的印象，而被拒绝收录。李肖聃先生当时是该校国文教员，在社会上颇负名望，就生气地说：“什么‘过激党’不‘过激党’，她是我朋友的女儿，朋友死了，我就得来照顾她，出了事我负责。”由于他的担保，终于使开慧进了选修班。她自选了国文、算术、英文这三门课程。

福湘学生不足两百，分设中学、选修、师范、幼师四个班。这里，美国传教士统治一切，鼓吹“博爱”、“尊孔”，规定《圣经》《四书》为学生必读课，每天

早晚背“圣经”，饭前祷告耶稣，星期天整个上午去教堂顶礼膜拜……，名目繁多的“校规”，令人窒息的“守则”，束缚着学生的一言一行，违反者，轻则处分，重则开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教育就这样糅杂在一起，奴化着青年学生。

进校的一切斗争，学校的黑暗现状，使开慧愤懑极了。她回想北京学生奋然投身“五四”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作斗争的壮烈情景，何等淋漓痛快，振奋人心啊！开慧决心要团结同学们，走“五四”的道路，对这种反动学校、反动教育实行坚决的反抗！

在这期间，开慧经常去第一师范毛泽东同志工作的住处汇报学习工作情况，听取指示，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她还带回进步书籍和刊物，和好友李肖聃先生的女儿李淑一等同学共同学习研究。

课余饭后，她和进步同学在校园里的麻石路上踱来踱去，向她们宣传革命道理，讴歌“五四”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唤起了许多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文化同盟毒害的进步青年。从此福湘这所万马齐喑的教会学校里，响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阵阵春雷。

开慧是学校里独一无二的剪短发学生，这对当时妇女界还流行着蓄长发的旧风俗是一个猛烈的冲击，在学校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帝国主义分子警告她：“你再不要剪短发了，只有‘过激党’才剪短发。”封建顽固派

讥讽她：“男不男，女不女，多难看！”面对反动势力的挑衅，开慧同志横眉冷对，响亮地回答：“我有我的自由！”而且索性把头发剪得更短些。同学们都对她投以赞许的目光，称赞她是“进步人士”，从心底里钦羡着：象开慧那样该多痛快。有的就干脆学着开慧的样剪起短发来了。

开慧平日生活朴素，不讲梳装打扮。洗完脸，就在脸上擦擦，整整头发。有的同学就问她：“你擦什么？”开慧风趣地说：“我打自来粉！”逗得大家都咯咯的笑了起来。自此，一些平时爱涂脂抹粉的同学，也纷纷弃置香粉、雪花膏一类装饰品。她们说：我们要象开慧那样“打自来粉”，革掉“福湘小姐”这个臭名！

对于学校规定要作的“礼拜”，开慧认为：这是帝国主义罪恶的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的具体体现。她一开始就推说有病，不去参加，在寝室睡觉，或者在教室看书。并向同学们宣传：这是毒害人的。在开慧的影响和带动下，神圣的“礼拜”，居然有人不去参加了。

又是一个礼拜天来到了。象往常一样，开慧正和李淑一等同学关着门，在宿舍全神贯注地阅读着进步书籍，寻求革命的真理。她们对催促学生上教堂的钟声和凌支尼的斥喝声置若罔闻。

凌支尼正为学校近来的变化而烦恼，这时她带着一肚子火气来到门外，听房内传出一阵阵热烈的讨论声，

更加激怒了。她猛地推开房门，一看，又是杨开慧领着这些人，便苦笑着脸道：“你们还不接受基督的洗礼么？”

开慧转过头来，掠了一下齐耳的短发，锐利的目光正视着这个帝国主义分子，坦然地诘问道：“你们的口里不是成天喊着‘自由’么？我不信教，不愿受你们的‘洗礼’，这是我的自由！”说得干脆痛快，同学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从号称“福湘租界”的那围着篱笆的洋人楼里，走出一个打着口红、穿着“洋人”服式的女人来，向凌支尼献媚说：就是这个杨开慧，亵渎耶稣，拒绝教化，蛊惑人心，抗做礼拜。这洋奴就是训育主任雷某，这个家伙拜倒在传教士洋人的脚下摇尾乞怜，推行奴化教育，任意处罚学生，早就积怨甚多，这一下可闹得民怨沸腾，同学们吆喝着“揍洋奴才”！吓得脸色发白的雷奴才，跟在凌支尼屁股后面灰溜溜地进了教堂。凌支尼气急败坏地要惩办肇事者。开慧当即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痛斥说：“是要惩办肇事者！你们为什么强迫人家做‘礼拜’，还要任意凌辱处罚学生，肇事者就是你们自己”，主子和奴才面面相觑，只好板着一副恶狠狠的面孔缩进了“福湘租界”洋人楼。

为了进一步唤起同学，组织学生运动，开慧还经常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和救国救民的进步主张写进自

己的文章里，向同学们宣传。当时李肖聃先生主编的福湘校刊上，发表了杨开慧的《呈某世伯父的一封信》等文章。她以火热的激情，酣畅的笔墨，无情地揭露了旧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抨击了封建军阀政府的腐朽反动，同时，又巧妙地揭露了耶稣教义的虚伪反动和传教士们刽子手的凶恶嘴脸。进步师生看了，兴奋地说：“开慧的文章写得好，说出了我们的心声！”解放后，开慧的堂妹杨开英还将一期载有开慧两篇文章的福湘校刊送给了毛主席。当年福湘的同学，一直称赞开慧的文章写得尖锐泼辣，很有气魄。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驱张运动”，已发展成为广泛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开慧勇敢地投入了这一革命洪流。她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思想，紧密配合省学联，经常组织同学走向工厂、农村和街头，作宣传鼓动和社会调查。有一次，她在学校里组织进步同学成立讲演队，向学校提出了演讲队上街宣传的严正要求，却遭到了无理拒绝。学校当局还扬言谁出校门一步就要开除谁。

又一场严峻斗争的风暴就这样揭开了序幕。

福湘女中的操场上聚集着游行讲演队伍。在开慧的带领下，同学们情绪高昂，准备上街游行。传教士司维克等帝国主义分子如临大敌，黑沉沉的大门新加了一把特大的牛尾锁，校方签署的“告示”上赫然写着“查有

图谋不轨，聚众上街游行，开除学籍勿论”。

杨开慧在学校反动当局的高压面前无所畏惧。她率领同学冲向校门，帝国主义分子又恨又怕，假惺惺地提出要和游行讲演队“谈判”。开慧挥动有力的手臂，以愤怒的目光斜视着司维克之流，正气凛然地说：要谈就谈吧，我们的条件是三条：一不准限制我们上街游行；二不准限制学生参加其他政治活动；三，撤销学生做“礼拜”的规定。面对着杨开慧正义的呼声，司维克之流理屈词穷，恼羞成怒，破口大骂“暴徒”，竟然赤膊上阵殴打上街游行的学生。他们完全撕下了牧师的外衣，露出了刽子手的狰狞面目。开慧带头高呼：“不许洋人打人！”“打倒帝国主义！”同学们群起呼喊奋力向前，砸碎了牛尾锁，挣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教育的桎梏，同学们就象一股破闸的洪流，势不可挡地冲出了黑漆大门，涌向了街头浩荡游行的队列。司维克之流望着昂扬远去的游行队伍，气急败坏，无力地关上黑漆大门，声言要开除杨开慧的学籍，不准讲演队回校。

学校反动当局的迫害和威胁，吓不倒杨开慧同志。在毛主席的鼓舞和支持下，她和讲演队的同学们在社会上广泛地开展革命宣传，揭露控诉学校反动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倒行逆施的罪行，争取了长沙各界革命团体和进步人士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封建势力！”

“坚决支持福湘学生的正义行动！”

几天的时间里，传单标语贴满了福湘的校门和围墙，抗议迫害学生的愤怒声一浪高过一浪。司维克一伙色厉内荏，被中国人民的反帝怒涛吓得面如土色。不得不答应了开慧同志提出的三个条件，只得叫人把杨开慧和讲演队的学生请回学校。

斗争的胜利，大长了革命学生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威风。使同学们看到了团结起来的力量，开慧也更受大家的敬佩。

那时，湖南知识界还就女子教育问题展开了讨论，一般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认为要解放妇女，就必须实现男女教育平等，因而主张“男校宜速开禁”，实行“男女同校。”

不久，开慧又投入了“开放女禁”的妇女解放运动，动员和串联了福湘和周南女中的徐乾等六个女同学，冲破学校反动当局和社会封建势力的种种阻力与诋诽，毅然离开女校，上了岳云男子中学学习，当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锋。在该校开慧又同歧视妇女、虐待妇女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一次体育发奖会上，学校当局特请来两个打扮妖艳，身着奇装异服的女人来发奖。开慧认为这是对妇女的极大侮辱，她气愤得当即退出会场表示抗议。在她的影响和带动下，一批批青年学

生日益觉悟，走上革命的道路。

五、协助毛泽东同志创办文化书社

一九二〇年七月，毛泽东同志途经上海回到长沙。这时，反动军阀张敬尧虽然被驱逐了，但黑暗的军阀统治换汤不换药，湖南人民依旧沉沦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

毛泽东同志认为：广泛传播马列主义，宣传新文化运动，是组织发动人民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迫切需要，是为建党作好思想理论准备的当急之务。他和何叔衡等湖南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决定争取当时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共同创办一个文化书社，发行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书刊。开慧同志为了更好地协助毛泽东同志开展建党活动，便积极协助毛泽东同志创办文化书社。

为了筹措经费，毛泽东同志各方奔走，四处协商，甚至把自己微薄的薪俸也拿了出来，然而经费还是不够。

开慧同志目睹此情此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怎么办？开慧同志自己家里的经济因父亲的去世，也日渐困难。她想起父亲病逝时，北京的朋友们曾经赠过一笔“奠仪”费，这笔钱为安葬父亲用去了一部分，剩余的母亲把它作为家庭生活费用，老人家克勤克俭，

轻易不肯动用。

想到这里，开慧同志决心同母亲商量，把这笔钱支援到革命的大用场上去，帮助毛泽东同志解决文化书社的经费困难。

有天晚上，她回到家里，同母亲忙完家务后，便有意向母亲谈起了文化书社的事情。

“毛泽东同志办文化书社，确实碰到不少难处，为了经费问题，他把自己的薪金都拿出来了”。

每当女儿谈起毛泽东同志的事情时，杨老夫人总是很关切地听着。听到这里，母亲禁不住担心地问道：

“现在他们的经费凑集得怎么样了？”

开慧告诉母亲，经费还没筹足。

母亲听了，不禁叹了口气。

开慧以商量带动员的口吻对母亲说：“妈妈，父亲逝世的奠仪费不是还有剩余吗？我们拿出来支援书社吧！”

老人家面有难色。自从怀中先生去世后，操持全家生活的重担就落在杨老夫人身上，这笔钱平时她总是一块擘作两块用，怎肯轻易答应女儿的要求呢？

开慧顿了一会儿，恳切地开导母亲说：妈妈，我们要象毛泽东同志那样，无私忘我，舍小家为大家，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他筹办文化书社是传播马列主义、宣传新文化运动，使人民群众懂得救国救民的道

理，启发工农大众的革命觉悟，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统治。到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过上好日子了，都有饭吃，有衣穿，目前生活上困难点，少吃一口饭，少穿一件衣，只是暂时的，我们艰苦一点就能克服过去。

母亲终于被开慧公而忘私的精神所感动，慨然拿出余下的一笔“奠仪”费给女儿，说：“霞，这是我们的一片心意，你把它交给毛泽东他们办书社吧！”

九月九日，潮宗街五十五号门前，人来人往，热热闹闹，文化书社正式营业了。

书店内外粉刷一新，整齐清洁，书架上令人悦目地摆满着一排排马列主义著作和新出版的进步书籍杂志，一本本《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劳动政府与中国》和《响导》、《新青年》、《语丝》、《劳动界》、《新教育》、《时事新报》副刊、《晨报小说》等等书刊，象磁石一样吸引人们。他们这本摸摸，那本看看，爱不释手，争相购阅。

看着面前人们这样热烈购买新书的动人场面，正在帮助工作的开慧同志激情欢快地把一本本人们喜爱的政治读物和新文学作品放在顾客手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她高兴地想：工农大众和知识青年是多么渴望真理，探求新知啊！毛泽东同志真是事事为革命考虑，处处为人民着想。有这样的革命领路人，有这样渴求真理

的人民，革命的潮流谁能阻挡得住！

为了更广泛地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同志还为书社作了一条特别规定：优先并低价卖书给工人、学生以及其他劳动群众。开慧同志积极参加书社的经常性工作，并经常随毛泽东同志去工厂、街道、农村、学校把马列主义的通俗读物和进步书刊送到工农群众手里。

杨开慧同志协助毛泽东同志创办的文化书社不断发展扩大，在长沙的第一师范、楚怡、修业等学校都设立了贩卖部。是年冬先后在浏阳、平江、邵阳、衡阳、宁乡、武冈、溆浦等地广设了分社，分社的创办人和工作人员多为最早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发生联系的革命分子。书社实际上成了毛泽东同志建党活动的一个重要联络点。许多革命同志经常在那里集合开会。毛泽东同志与北京、上海等地革命同志的来往信件也都由文化书社收转。

经过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斗争中的考察培养，开慧同志逐渐成为一个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和具有组织领导才干的坚强革命战士。一九二〇年十月，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杨开慧同志光荣地成为了第一批女青年团员之一。

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崇高一致的伟大理想，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和开慧同志成了亲密无间的战友。为了更好地协助毛泽东同志开展革命工作，就在这

年冬天，开慧同志夹着一个书包，来到湖南第一师范教员宿舍——妙高峰下的青山祠，不坐花轿，不备嫁妆，不用媒妁之言，自由地同毛泽东同志结了婚。结婚那天，她同毛泽民同志的爱人王淑南和陈昌同志的爱人毛秉琴，忙着办了一席六块银元的晚餐，招待在长沙的几位挚友。自由而简朴的新式婚礼，对封建旧礼教是个有力的宣战。

六、在斗争中入党

一九二一年初春，杨柳绽出了新芽。当船山学社抹上一缕朝阳的时候，开慧手上捧着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已经快读完了。

这是毛泽东同志最近编就的一本新书，内容主要是毛泽东同志和蔡和森等同志之间讨论关于共产主义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书信集。开慧完全被书中的伟大思想激奋了。她掩书仰望灿烂的旭日，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建党思想和建党活动，仿佛在她的眼前喷射出万道金光。

是毛泽东同志创办了《湘江评论》，创建了文化书社，广泛深入地宣传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传播了马列主义，为创建党作了思想舆论准备。

是毛泽东同志建立了新民学会，组织了“以研究俄罗斯为宗旨”的俄罗斯研究会，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创建党作了组织准备。

是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心问题是建立中国共产党；唯物历史观是吾党的哲学根据。并规定了党的组织为集权制（即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强调了党员必须是真正的革命同志……

朝阳冉冉上升，敏锐多思的杨开慧同志的思想在不断升华，毛泽东同志把党的指导思想、党的性质纲领、党员入党的条件，以至党建立后所要走的革命道路，都已经一一指明。看来他在筹备建立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那样的无产阶级政党了。开慧想到这里，不禁自言自语地说：我要在斗争中努力成为党的一员。她把书装进书包，欢乐地走进设在“船山学社”的“湖南省学生联合会”的办公室，立即忙着收拾，整理得井井有条。接着，她翻开《工作记事》，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从福湘女中读书起，杨开慧同志一直在毛泽东同志、夏曦同志领导下的湖南学联从事学生运动。她作风艰苦，积极奔走于各学校之间，组织学生宣传队，深入工农大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鼓动工作。同时，她负责接待全省各地学生的来访，协助毛泽东同志开展学生运动。

有一天，湖南衡阳第三师范一个女学生来到这里。她是因参加学生运动，遭到学校反动当局无理开除，来学联告状的。

开慧同志热情地接待了她，对迫害她的反动当局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对她的斗争表示了坚决的支持。并鼓励她说：“你们的斗争绝不是孤立的，全省的学生和工农大众都和你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平时温文雅静的杨开慧，这时正被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建党思想激励着。鉴于革命斗争宣传工作的需要，她说得慷慨激昂，滔滔不绝。她从五四运动谈到毛泽东同志领导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谈到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她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说道：“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也一定会有劳农的政党来领导，组织亿万人民摧毁反动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黑暗统治的旧世界！”她的话象林间的清泉，源源不断；象六月的甘露，滋润着这位女青年的心田。

当谈到衡阳军阀吴佩孚时，这位学生首先认为吴还比较“开明”，自己的复学可能有希望。开慧同志耐心地引导她，使这位青年认识到：反动学校当局镇压学生运动，迫害进步学生是有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作后台老板的。对这些当道的豺狼，不能抱任何幻想，只有唤起同志们的觉悟，坚持斗争，才能迫使反动当局收回成命，取得胜利。

这位女学生受到开慧同志的亲切教育和鼓舞，当即赶回衡阳投入了学生运动的洪流，很快衡阳传来了学生

罢课胜利的消息。

这以后不久，长沙周南女校有个学生，因不堪丈夫的虐待而在校内投塘自杀，学校当局置若罔闻，社会反响很大。开慧同志细心了解到：这个女学生叫袁顺英，只有十五岁，在该校小学部读书，她来自农村，出身很贫苦。她的丈夫是个兼课的英语教员，经常为了一点小事就骂她，并多次当众侮辱她，致使她含愤而死。

开慧对此怒火填膺，非常愤慨地对同学们说：“这就是我们妇女受压迫！”她想到五四运动，那倡导妇女解放，婚姻自主的呼号犹在耳际；一年前，长沙南阳街女学生赵五贞在花轿内自刎而死的惨闻，毛泽东同志曾为此奋笔疾书，一连写下的九篇痛斥封建婚姻制度罪恶的文章还在面前。现在，竟然又有一个姐妹被罪恶的封建婚姻所坑杀，……

开慧同志怎么也抑制不住悲愤的心情，她领着进步同学当即到毛泽东同志住处，汇报了情况。毛泽东同志给分析了事情的实质，指出了斗争的对策。开慧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她组织省学联专门研究了此事，并发动周南女校校刊《女界钟》和《福湘周刊》讨论袁顺英之死。她自己挥笔写文，愤怒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控诉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罪恶，指出袁顺英之死是万恶封建社会造成的。召唤妇女和青年们为实现妇女的解放和自主婚姻而斗争。终于迫使学校当局对这件迫

害妇女的不平等事件进行了处理。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毛泽东同志在上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杨开慧同志日夜盼望的革命政党终于胜利诞生了。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同志参加“一大”后回到长沙，开慧同志向毛泽东同志表达了对党的热烈祝贺和入党的迫切心愿。她更加自觉积极地协助毛泽东同志开展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同时来到毛泽东同志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学习。

自修大学是一所培养党和团的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新型学校，它“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采用“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共同讨论，共同研究”的学习方法。这种崭新的学校制度把厌倦了旧学校生活的杨开慧同志吸引住了，她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指导下，刻苦地钻研马列主义的主要著作和基本原理。认真听取毛泽东同志、何叔衡同志讲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认真地学习毛泽东同志在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发表的《外力、军阀与革命》等文章，她更深刻地懂得了自有阶级以来的人类历史，是一部血淋淋的阶级斗争史。人民要生存，国家要改造，就要靠中国共产党去组织领导，一个有志青年必须参加党的组织，同亿万人民起来共同奋斗。

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伟大革命思想，使杨开慧

在时代的激流中勇往直前，锤炼得更纯粹，更坚强了。在毛泽东同志亲自培育下，二十岁的杨开慧同志加入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建党初期的优秀党员之一。

七、清水塘边的日日夜夜

长沙城东小吴门外的清水塘，有栋三间前后六开间的小平房，房前的围墙外，有两口绿水池塘，四周围着菜园。平房左侧是个长着松树、桔树、翠竹的小山丘，四季苍绿。这里环境幽静，地处偏僻，是个掩护开展革命工作的好地方。

毛泽东同志出席党的“一大”回到湖南后，着手建立和发展地方党的组织。成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清水塘成了区党委的秘密机关。毛泽东同志亲自担任书记，杨开慧同志担任党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这年冬天，随毛泽东同志来到这里居住。为了掩护这个机关，开慧的母亲也和他们一起住在清水塘。

在那些峥嵘岁月里，开慧同志一身普通妇女的打扮，常常拿着一包书，提着个放有衣物的小包袱，将党的秘密文件藏在里面，从容镇定地出进小吴门，坦然自若地穿街走巷，奔走于各个秘密联络点，传送党的文件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发展党团组织，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有时，她到自修大学同何叔衡、夏明翰、柳直荀等

同志商讨干部培训工作；有时，她到文化书社递送进步书刊，取回毛泽东同志的信件；有时，她去犁头街青年图书馆，与青年们亲切谈心，讨论学习问题；有时她往望麓园织布厂搜集社会动态和机密情报，筹措党的活动经费。

这时，开慧同志兼任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干事，积极协助毛泽东同志开展学生运动。为了解决自修大学经费不足的困难，她利用学联干事的身份，在学联会议上多次提出：我们要救亡图存，外抗强权，内惩国贼，必须培养青年，把“五四”时期各界捐给学联的钱拿出一部分来支援自修大学。后来她又亲自到自修大学授课，为毛泽东同志建党传播马列主义作出了贡献。

自修大学有些青年是在“驱张运动”中被开除的。开慧同志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何叔衡、徐特立、王季范、熊瑾玎等同志的积极支持下，勇敢地组织了一场复学斗争。她发动湘南、湘西各地学联向上台不久的军阀赵恒惕提出：无理开除青年学生，是蹂躏青年，本身就是卖国行为，现在必须让当时受迫害的青年复学。开慧同志对复学后的青年仍然十分关切，在和他们的通信中，推荐新翻译的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勉励他们努力学习，坚持前进，展开坚韧不拔的斗争。

一天，开慧同志收到湖南三师一个学生的来信，信中说：面临毕业，学校当局怕我们再闹风潮，准备把我

分到一个小学教书。开慧同志立即开导她：你不能做一条鱼，别人给你一点东西，你就上钩。这时她生下岸英不久，身体虚弱，但当她获悉这些复学青年在斗争中碰到困难时，就亲自去衡阳领导他们的斗争。

开慧同志不但在政治思想上引导青年，在实际斗争中培养青年，在生活上也十分关心他们。冬天，飞雪给清水塘带来渗人肌肤的寒冷。开慧同志发觉和自己住在一起的两个青年只穿两件夹衣。当天晚上，她和妈妈一起，通宵达旦地给这两个青年的夹衣铺上棉花。第二天清晨，这两位青年看到自己透寒的夹衣，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暖融融的棉袄，激动得哭了。开慧同志微微笑道：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关心你们，是为了使你们成为革命的青年。革命青年可不兴哭鼻子罗。”这亲切的话语，象股股暖流，温暖着青年们的心，他们破涕为笑了。有一次，一个青年想家，开慧同志恳切地开导她：闹革命还怕没有家？我们这不就是一个大家庭吗？一个人钻在家里，就象站在螺蛳壳里做道场，你想，这样舒服不舒服，一个革命者就不应该沉溺在小家庭里头。许多进步青年，在开慧同志的亲切教导下，走上了新的革命征途，成了坚强的革命战士。

在那些战斗的日日夜夜里，开慧同志忠实积极地协助毛泽东同志发展党团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兢兢业业地做好党的区委机关的大量日常事务工作。她帮助

毛泽东同志草拟签发文件，整理材料，并热情地接待来访的工人、农民、妇女和学生。常常深夜为毛泽东同志和前来开会的革命同志站岗放哨，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体贴、关照毛泽东同志。

那时，毛泽东同志常常手边放着报纸，身边带着地图，在摆着各种书籍资料的书桌上日以继夜地工作，通宵从事写作。开慧同志总要经常给毛泽东同志泡满一杯茶，热好一盘饭菜，好让他开晚车。冬天，她总要给毛泽东同志弄“烫罍子”取暖，在烘笼上添些炭。清早，毛泽东同志外出， she就把昨晚写下“定稿”字样的文章，工工整整地抄写好。

开慧同志特别注意做好党的机密工作，保卫毛泽东同志和党的机关的安全。一次，几个青年出于好奇，看到开慧同志把自己的枕头箱当成宝贝，就把箱子藏起来了。开慧同志在了解事情始末的当晚，便召集这几个青年开会，严肃地指出：“你们若不知道箱子里有什么东西还可以谅解，但是，你们是青年团员，是有组织的。革命是一种非常严肃慎重的事业，对待革命工作能开玩笑吗？我们现在的工作还处在秘密阶段，事情一旦让军阀知道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讲小一点，我们自己坐牢、流血，从大处来说，将会造成党和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开慧同志严峻的目光，审视着面前的青年人，接着诚恳地说：“可以告诉你们，这箱子里是装着党

的文件，这就是党的机密啊。你们只有责任帮助我妥善地保护它，而不能允许这样乱来。这里面的东西不是宝贝，但它比宝贝更宝贵。党的机密胜于我们自己的生命。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宁可牺牲性命，也要保守党的机密。”青年们听了，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象开慧同志那样工作和斗争，增强保密观念。开慧同志这样关怀着青年的成长，引导青年在革命的大道上前进，在领导学生运动中，她发现和培养了一批优秀青年加入了党的组织，成为革命运动的骨干力量。

开慧同志平日非常关注着党组织和毛泽东同志的安全。“二·七”惨案后，有个同志为了躲避军阀的追捕，来到长沙，见到毛泽东同志。开慧同志本能地担心这个同志后面可能有坏人盯梢。为了保证党组织和同志们安全，就把这个同志安排到别处住。

当时工人运动蓬勃开展，开慧同志积极地参加了这一斗争。她曾多次随毛泽东同志到长沙新河火车头修理厂铁路工会和第一纺织厂等工厂进行调查研究，宣传发动，开展工人运动。她还亲自在工人夜校讲课。那时，毛泽东同志派了一大批革命青年到安源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开慧同志积极地协助毛泽东同志作好这一工作。一次，一批青年干部要赴水口山铅锌矿搞工人运动去了，开慧同志热情地勉励他们说：“搞工人运动是很艰苦的，这是革命对你们的锻炼。也是革命对你们的考

验。”并亲自为他们准备行装，送着上车。并常给他们寄去划出学习重点的《响导》等党的刊物，鞭策他们要很好地向工人学习，在斗争中前进。

一九二二年九月，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震撼全国的安源大罢工前夕，安源工人代表来到了清水塘。开慧同志忙放下手中的纸笔，热情地倒茶递水，听取他们斗争情况的汇报。

原来，毛泽东同志领导安源工人俱乐部成立后，昔日“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的地狱般的安源照进了曙光。工人群众有了依靠，斗争的信心空前高涨，工人俱乐部的力量迅速发展。

安源路矿反动当局图谋扑灭这日益燃烧起来的烈火，散布流言蜚语，说工人俱乐部是“乱党”控制，要立即解散。对毛泽东同志派去组织工运的蒋先云等同志威胁利诱，扬言要立即解散工人俱乐部。

安源工人斗争面临着紧张局势，急待毛泽东同志亲自决策。

开慧同志听完汇报，天色已近黄昏。她安置好来访工人的住处，焦急地盼着毛泽东同志早点回来。她和妈妈孩子掌灯吃过了晚饭，毛泽东同志还没有回来。夜深了，在灯下整理工人运动资料的开慧同志，终于听到了熟悉的脚步声。她连忙立身，跨出门坎，迎着毛泽东同志进屋，从火炉边取出温着的饭菜，放到桌上，她在桌

边坐了下来。

毛泽东同志边吃着饭，边听着开慧同志的汇报。她谈起工人的英勇斗争，眉飞色舞；讲到反动派的蠢动，神情焦急。安源工人在多么盼望着“恩人毛润芝”啊！

毛泽东同志入神地听得点了点头。他吃过饭，移步办公桌前，翻阅开慧同志准备好的工运资料。细心地阅看、推敲着。

南方秋天的下半夜，寒气袭人。开慧同志一觉醒来，屋里还弥漫着灯光。毛泽东同志仍在聚精会神地伏案工作。她轻轻地拿起一件衬衣，披在毛泽东同志身上，然后从灶上拿来热着的饭菜，送到毛泽东同志面前，关切地说：你也该休息了，昨晚没有吃多少饭，快趁热吃点吧，不要把身体累垮了。毛泽东同志望着走出门坎的开慧同志，又继续工作着。从屋外转了一圈回来的开慧同志，见饭菜还是摆在一边凉着，她又悄悄地弄热，不客气地把饭菜推到毛泽东同志面前，直到她看着毛泽东同志吃过才罢。

清水塘的灯光迎来了金色的黎明，毛泽东同志踏上了去安源的大道，他接过开慧递过来的简单行装和红纸伞，关怀地说：要注意保重身体，看你那双充血的眼睛。开慧深情地笑着说：“你自己多保重吧，我与斗争中的工人群众相比，这点工作又算得什么呢？”

开慧同志送别毛泽东同志回到屋里，翻开毛泽东同

志昨夜写的文稿，工工整整地抄写起来。早饭后，她将毛泽东同志新的指示和党的文件夹进一包书里，提着包袱，挽在手臂上，轻快地走出了大门。

开慧同志就是这样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献给党的事业，献给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革命运动。她总是在政治上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在工作上热情协助毛泽东同志，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体贴毛泽东同志，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日夜操劳，鞠躬尽瘁。不久，毛泽东同志亲自组织了长沙六千多泥木工人的大罢工。在那些日子里，开慧同志协助毛泽东同志誊写宣言，拟罢工口号，她总是那样不知疲倦地战斗着。

在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安源工人大罢工胜利了，长沙泥木工人罢工胜利了，粤汉铁路总工会宣告成立了；郭亮同志带头卧轨的罢工斗争胜利了；水口山铅锌矿罢工胜利了；理发业、缝纫业、织造业、陶业、笔业、铅印活版工人等长沙各行各业的罢工斗争相继胜利了！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正式宣告成立了。湖南掀起了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

澎湃的工人罢工浪潮，使新军阀政府惊慌万状。赵恒惕惶惶不可终日地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

一九二三年四月，赵恒惕下令“通缉”毛泽东同志。

在敌人四处侦缉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开慧同志协助毛泽东同志出色地完成了许多艰巨的工作。她沉着冷静地保护毛泽东同志，机智勇敢地投递党的文件，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直到“通缉令”发布半月之后，毛泽东同志把工作布置就绪离开长沙去上海为止。

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慧同志留在清水塘坚持工作。次年，她与母亲携带岁半的岸英和半岁的岸青抵上海，住在茂名路甲修里。当时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工作，开慧同志积极协助毛泽东同志开展党的宣传工作，帮助毛泽东同志办报，收集资料 and 开展妇女运动。同时，她还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分部的聘请，在工人夜校讲课，热情宣传革命道理，与工人群众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她身居闹市，周围是“十里洋场”，但她一尘不染，总是上穿粗布衣，下穿粗布青裙，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八、跟随毛泽东同志回韶山

初春的江南，万物苏醒。

一九二五年二月的一天，大雪初霁，阳光和煦。杨开慧同志随同毛泽东同志带着岸英和岸青跨进了韶山冲。远望巍巍韶峰，红装素裹；近看群山环抱的山村，青松挺拔，清彻的韶河潺潺流淌。面对山青水秀壮丽多姿的韶山冲，想到毛泽东同志这次决计从上海回到韶

山，亲自进行农民运动的试点，以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同盟军问题，开慧同志心潮起伏难平。

“毛润芝回来了！”

“杨开慧也来了！”

讯息象春风传遍了韶山冲。老婆婆、老公公拄着拐杖来到上屋场，贫苦农民和贫苦知识分子也络绎不绝地前来看望毛泽东同志和杨开慧同志。

毛泽东同志利用群众喜欢的娱乐活动，在横屋里摆了几台骨牌作掩护，以组织发动群众。开慧同志穿着普通的大襟旧蓝衣，和蔼热情，平易近人。她利用第一次回韶山访亲问友的机会，深情地询问着韶山的情况。直到深夜，火炉边还是围得紧紧的。人们争相谈吐韶山的一切事情。

杨开慧送走“打牌”的农民，把岸青、岸英招呼睡好后，动手整理近日来随同毛泽东同志深入农家访贫问苦，调查所得的材料。

韶山的深夜，格外宁静。开慧的心胸，思潮滚滚。

“韶山冲来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

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伴一生。”

“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息高。

农民面前三条路，逃荒讨米坐监牢。”

这些描写韶山人民苦难生活的歌谣，开慧不止一次

地听毛泽东同志讲过，几天的调查走访，她更加真切地感到有多少韶山人民在地主豪绅的“三把刀”下妻离子散；在“三条路”上家破人亡。一个韶山，两个世界：一个是良田千顷租万担，屋宇百间酒肉臭；一个是鸡鸣未晓车先叫，隔夜难存半合粮。韶山的人民，生活是如此悲惨、痛苦，韶山的阶级对垒，是这样尖锐分明。多么实在、严酷的现实啊！开慧同志想到这里，心情异常激动，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可是他们受压迫最深，生活最苦，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多么需要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动啊！毛泽东同志这次回韶山进行农民运动的试点是多么必要！

怎样更好地协助毛泽东同志开展农运工作呢？开慧的思绪又回到了在上海工人夜校的那些不平常的夜晚——

油灯下，夜校里挤满了衣着油污、精神刚毅的工人们。自己的方音重，有时候一句话要重复好几遍，边讲边做手势，才能使工人们听懂。工人们总是热切地望着自己，耐心地听着，一点都不厌烦。为了推倒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工人阶级的求知欲望是多么强烈啊！

开慧同志想到这里，决意首先协助毛泽东同志把农民夜校办起来。

苦难的韶山人民，连口都糊不上，哪里想过上学读

书呢，他们吃尽了有数算不得，有字识不得的苦头。毛泽东同志要开慧办农民夜校的消息一传开，群众心里好生高兴，一群群的人跑到农民夜校听课来了。

夜校设在毛氏公祠里，昔日这里黑漆大门紧闭着，幽静阴森，如今却充满了生气。开慧同志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健步跨进了过去妇女连门坎也不能沾的毛氏祠堂。在祠堂中栋，过去拜神明菩萨的地方开辟了教室，坐满了农民和贫苦知识分子。开慧同志从容不迫，在黑板上写下了“手”和“脚”两个刚劲的大字。农民有手有脚，辛勤劳动，创造财富，可从不知手和脚是个什么样的字。开慧极深情地把听课的同志望了个遍：

父老兄弟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双手，世界上的一切财富都是劳动人民双手创造的。但是在这个不合理的社会里，种田的没饭吃，盖房的没屋住，织布的没衣穿，我们劳动人民年年月月，辛辛苦苦，一年到头两手空空。

听课的群众痛苦地低下了头。开慧的声音越来越激愤：

相反，那些财主们有手不劳动，却吃的是鱼和肉，住的是高楼大厦，他们有脚不走路，还要我们抬着走，这是为什么呢？

开慧抑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一字一句地说：“穷人受苦不是因为穷人的五行八字不好，而是由于土豪劣

绅的剥削和压迫啊！”

人们朦胧的眼前，好象亮起了一盏明灯。

开慧继续说：“润芝先生目前正致力于农民问题的研究和指导，他着力帮助中山先生实施新三民主义的三大政策，以真正扶植工农，实现中国农民问题的彻底解决。”“父老们，只要我们种田人团结起来，就能把这种吃人的社会推翻，我们的手和脚就会得到解放。”

这掀天揭地般的声音，震动人们的心弦，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受苦的人流下了泪水，贫苦的农民紧紧握着拳头，无数双手伸向杨开慧同志。

一位农民妇女拉着开慧的手说：“杨先生，你讲的都是实情啊，句句都合我们受苦人的心。我们的手脚，一年忙到头，一天做到黑，可一屋大小，禾镰上壁，就没得饭吃。而成胥生那帮大财主，两手不伸，却餐鱼餐肉，出门是四人大轿，这世道真是太不公平啊！”

贫苦知识分子李耿侯说：“我们受苦是由于土豪劣绅的剥削压迫，我们都要听润芝哥的话，组织起来，跟他们斗！”开慧同志严肃地点着头。

为了办好农民夜校，开慧同志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贫苦的进步知识分子李耿侯、庞叔侃、毛新梅等同志，在韶山地区先后办起了二十来所农民夜校。夜校里开设了政治、识字、历史、地理、珠算等课程，还教唱歌。以帮助农民学习文化为掩护，对农民群众进行反

帝反封建的思想教育。开慧同志常背着岸青去农民夜校，亲自在毛氏公祠、毛震公祠、李家祠堂、杨家庄等处为夜校讲课。她每讲一课，每教一个字，都有明确的政治目的，都和宣传革命思想紧紧联在一起。她在教地理时，就编生动形象的歌谣：“长江长，黄河黄。发源昆仑山，流入太平洋。”又从“洋”字引出“洋油”、

“洋火”一类殖民地色彩的词，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的罪行，扩大农民的政治眼界。在教政治课时，开慧同志就利用韶山的歌谣对农民讲：“农民苦，农民苦，打了粮食交地主。年年忙，月月忙，地里、塘里、仓里光。”通俗的语言，形象的比喻，帮助农民认识阶级压迫是造成贫富不均的根源，循循善诱地启发农民，不但要打倒土豪劣绅和封建统治，还要打倒他们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洋财东”。

开慧同志还特别注意启发劳动妇女的觉悟，宣传妇女解放，使许多妇女也踊跃上了农民夜校。她形象生动地把土豪劣绅比作专门吃人血的寄生虫，把帝国主义比作“洋财东”。开慧讲的人们容易听懂，很受群众的欢迎。在夜校里，开慧同志教农民唱起了望翻身盼解放的歌谣：

“金花籽，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

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象话。

今天望，明天望，只望老天出太阳。

“太阳一出照四方，大家喜洋洋。”

开慧同志还经常在夜校里给群众讲：“一双筷子容易断，十双筷子断就难。”“人心齐，泰山移。”农民开始懂得了组织起来力量大的意义。

五月，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撼全国的“五卅”惨案。开慧同志坚决及时地宣传了毛泽东同志“打倒列强，洗雪国耻”的口号，组织韶山的贫苦农民在夜校里控诉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和土豪劣绅的滔天罪行，接着，开慧同志协助毛泽东同志在韶山的二十多个乡建立了公开的群众性革命组织——雪耻会。在成立雪耻会的紧张日子里，开慧同志通宵达旦地工作，印传单，写标语，和毛泽东同志一起准备讲话稿。七月十日，韶山“雪耻会”在郭家祠堂召开了成立大会，农民们扛着红旗，敲锣打鼓，唱着在夜校里学的“金花籽，开红花”的歌谣参加大会，会堂里贴满了“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土豪劣绅”的标语，毛泽东同志在成立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号召农民团结起来，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开慧协助毛泽东同志创建了中国农村最早的党支部之一——韶山支部。六月，韶山第一批对敌斗争坚决、工作积极的钟志申、李耿侯、毛新梅、庞叔侃等同志在毛泽东同志、开慧同志亲自主持下宣誓入党。在党支部的坚强领导下，韶山的农民积极开展了阻禁、平抑谷价、增加雇工工资、减轻租额、抵制日货等斗争；韶山

一带七十一个乡的人民群众在以毛福轩为首的党支部领导下，积极开展了对敌斗争。

斗争的胜利激发了韶山人民的斗志，也引起了湖南军阀赵恒惕及韶山土豪成胥生的极大恐惧，他们伙同通缉毛泽东同志，派人四处打听，捕捉，一次次扑了空。毛泽东同志在韶山人民和开慧同志的掩护下，于八月胜利地离开了韶山。开慧以保姆的身份，巧妙地 and 敌人周旋，将毛泽东同志留下的工作处理好后，不久，告别了韶山冲。

九、在广州和武昌农讲所

一九二五年冬，开慧同志来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全国革命的中心广州。这时毛泽东同志在广州领导工农革命运动，住在东山路庙前西街三十八号。开慧积极协助毛泽东同志编辑《政治周报》和《农民问题丛刊》的工作，她总是认真地收集整理有关全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各种材料。在这期间，开慧继续担任党的联络工作。她常去市中心区与在全国工会工作的邓中夏等同志联系，以及时了解职工运动的状况和动向。她还常去西堤，与在北伐军部队工作的恽代英、李富春等同志接触，转告毛泽东同志关于革命武装斗争的思想。同时，参加了市妇联的活动。

次年，毛泽东同志在广州番禺学宫，即现在的中山

西路四十二号，举办了全国性的农民运动讲习所。

农讲所里，令人仰望地悬挂着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的大幅画像；到处张贴着“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标语；学员宿舍里摆满了梭镖、大刀、步枪等武器；办公室里还贴着许多农运情况的调查统计图表；阅览室里摆放着一排排马列书籍和新近出版的《响导》、《新青年》、《农民问题丛刊》等杂志。毛泽东同志当时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新书面前，人群拥挤，争阅不下。开慧见了这一切，感到格外新鲜畅快。

在这些日子里，开慧积极地协助毛泽东同志工作，还和韶山前来农讲所学习的庞叔侃等同志在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下，认真总结了韶山农民运动的试点经验。她还特别细心地总结了主办农民夜校和农村教育的经验。及时地指导了全国农民运动和农村教育的开展。

开慧同志这时虽然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工作又非常繁忙，但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她欢欣鼓舞，斗志更旺，决然参加了北伐战争培养政治干部的“政治讲习班”旁听学习。她和学员们一样刻苦学习着毛泽东同志亲自讲授的光辉文献《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及周恩来同志讲授的《农民革命与军事问题》和《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共产主义大纲》、《唯物史观》等课程。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开慧积极拥护毛泽东

同志的正确路线，坚决主张揭露、反击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她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分析，常对周围的同志说：今后的革命道路是曲折的，艰苦的党内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勉励同志们坚决革命到底！

在广东、湖南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有力支援下，北伐军势如破竹。一九二六年十月胜利攻占武汉。十一月开慧同志风尘仆仆来到了武昌，在毛泽东同志主办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协助工作。这年年底，湖南召开了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大会电请毛泽东同志“回湘指导一切”，毛泽东同志便从武汉回到长沙，住在望麓园一号，这里当时是中共湖南省委的秘密联络地。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慧同志参加了省农会的工作。她热情接待来访者，经常与省农民协会秘书长柳直荀同志研究工作，同各地的农民代表和农运干部亲切交谈，有时参加会议，细心听取汇报。认真审阅了大量反映农村大革命生动情况的材料，以及准备大会报告。在工作中坚决贯彻毛泽东同志的主张。

这时候，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右派和陈独秀机会主义者，被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以湖南为中心的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吓破了胆。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地主、土豪劣绅等一切反革命分子，他们一齐向农民运动开火，说农民运动“糟得很”、是“惰农

运动”。毛泽东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于一九二七年春在湖南进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农民运动考察。毛泽东同志在外地考察过程中，曾回湖南省委指导工作，并向省委党校和团校的干部作有关农运情况的报告。每次回来，毛泽东同志都带回大量调查材料，开慧同志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认真进行初步整理。

二月五日，毛泽东同志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运情况，红光满面地回到望麓园。开慧连忙接过毛泽东同志带回的一袋本子。毛泽东同志风趣地对开慧说：“这又够你忙的啦！”她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一边从袋里取出小本本，一边请毛泽东同志讲述韶山农运情况。毛泽东同志一月六日回到韶山的那天，正是祠堂里吃“冬至祭酒”，毛泽东同志请成群结队涌进祠堂里的妇女们坐席。族尊老爷们气得眼鼓鼓，只好随她们的便。开慧听得兴奋极了！她眼前即刻浮现出韶山冲里那些高粱大柱、阴森可怖的宗族祠堂来。在四、五十里方圆的地方，就有祠堂二、三十座。过去，妇女连祠堂都不能进，那只是她们“沉塘”、“活埋”前受酷刑的牢狱。今天，农民运动的兴起真是“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啊。想到这里，开慧神情振奋地对毛泽东同志说：妇女解放的这件大事是要好好整理进考察报告中去啊！

毛泽东同志赞许地点了点头。开慧听到毛泽东同志讲到韶山农民打倒土豪劣绅的革命壮举和胜利斗争时，紧握拳头，坚定地说：韶山，七十一乡一个咯大的地方，仅只杀了个团防局长、杀人魔王汤峻岩，农民协会造成的这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说什么农民运动“过火了”，“搞糟了”，那完全是反革命的理论。

开慧同志决心把自己青春的全部热血用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上，她打开笔记本，高兴地翻阅着，认真地整理起来。

毛泽东同志考察湖南农运后，于二月中旬回到武昌，在这里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部光辉著作。开慧办完毛泽东同志在湘的事务，随后赶赴武昌农讲所，住在都府堤四十一号。都府堤是长江边上的一条小街，四十一号是一座青砖灰瓦的小院落，掩映在绿树丛中。

毛泽东同志那时工作十分繁忙，白天不是去召开党的工作会议，就是在农讲所工作、讲课，晚上很晚才回来，常常饭都顾不上吃就忙着写作。

开慧这时正临近分娩，身边又有两个孩子。当时农讲所经费困难，伙食开得不好，她和毛泽东同志生活过得很艰苦，身体很虚弱。但开慧从不因孩子、家庭而影响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为了使毛泽东同志有充沛的精力运

筹革命大事，她日以继夜地分担毛泽东同志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许多工作。

在那些日子里，开慧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写作提纲，对她在望麓园细心阅看整理过的毛泽东同志的农运调查材料，认真地进行分类、选择、综合，然后用她那行云流水的毛笔字抄写在红线条的十行纸上。

白天，她伏案工作，不知疲倦和休息。有时，孩子跑来桌旁，倚到她的身边，拉着妈妈的手，要求带他们出去玩玩。开慧爱抚地摸摸孩子的头，和蔼地说：等把爸爸的报告写好了，就带你们去登黄鹤楼，看长江。懂事的岸英、岸青点点头就跑开了。可是，二次、三次、五次过去了，兄弟俩总是不见妈妈带他们到江边去。

晚上，孩子醒了，开慧就一边脚踏摇篮，一边在煤油灯下抄写材料。常常是孩子摇睡了又醒，醒了又摇入睡，擦亮了的灯罩，熏黄了又擦亮，那闪着明焰的灯光，欢快地跳跃着，映照着她那清瘦而刚毅的脸，照亮她那布满血丝的眼睛，驱散了料峭的春寒，赶走了熬夜的疲劳。她精神振奋地翻开桌上毛泽东同志记录的那一本本考察笔记，写下的那一叠叠的文稿，细读着，抄录着，从毛泽东同志用毛笔和铅笔写下的那一行行火热的文字间，她仿佛看到在湘江两岸熊熊燃烧的农民造反的烈焰，她好似听到“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农民

运动的战斗口号。她的眼前分明铺展着犁头红旗，风起云涌，映红了大江南北。幸福的遐想，使她欣然地望着毛泽东同志笑了。

毛泽东同志高兴地和她谈论着，指点着。保姆陈玉英被毛泽东同志和开慧的谈话所惊醒，她习惯地走进屋来，一面擦灯罩，一面关切地说：霞姑娘，你要注意身子。毛先生也该休息了。开慧接过陈玉英手中的灯罩，亲切地说：孙嫂，你多睡会儿吧，我自己来。你在我家里做事，我们就是一家人啦，你睡了不要起来，不要分什么你我，没有什么上下，都是一样的。毛泽东同志对开慧这种顽强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品德非常敬佩，关切地要她注意身体，开慧敬慕地望着毛泽东同志说：你常讲，干革命就要努力工作，要不怕艰苦，不怕牺牲，你比我更累呀！说完，她又在闪着光辉的油灯下，整理一行行战斗的文字。

开慧就是这样，为了集中精力和时间协助毛泽东同志搞好革命工作，她请了保姆陈玉英帮助带孩子。虽然这时她的母亲和三个孩子都住在一起，但她一直和大家在食堂用餐。农讲所的革命同志和陈玉英见她每天工作很累，又要奶孩子，身体又白又瘦，都劝她开小灶，或买点好一点的东西吃，开慧同志总是坚决不让，婉言谢绝地说：“我不能特殊，跟大家一起吃有味。”即使有时特意为她弄来好一点的菜，她也从不一个人吃，总是

叫同志们一块吃。

开慧平日自己生活克勤克俭，对劳动人民的疾苦却是非常关心。有一天，在农讲所外的街上有一个老婆婆死了儿子，很伤心，她家里很穷，没有钱安葬，在街上滚地痛哭。开慧同志见了非常同情，她立即告诉毛泽东同志，便和农讲所的彭湃、蔡和森、夏明翰等十几个革命同志商量，大家捐献了十几块钱，当即叫陈玉英送给了那个老婆婆。老婆婆很感激，第二天就到农讲所来磕头感谢，开慧同志连忙把那个老婆婆扶起来说：“不要谢罗，做得到的事大家就应该互相帮助。”并安慰她说：“你的儿子已经安葬，就不要太伤心了，好好保重自己。”

开慧同志就是这样无限忠诚党的革命事业，同劳动人民心连心。

十、开展板仓地下武装斗争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运动，被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葬送了。一九二七年春末，人民公敌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腥的屠刀，成千成万优秀儿女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中，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毛泽东同志、开慧同志和武昌农讲所的同志们在深思，全党的同志在深

思。

八一南昌起义的枪声，响彻大江南北。

八七会议的号召，震荡中原大地。

滔滔的长江，怒吼着奔腾不息。

反动派的大屠杀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能吓倒软骨头，革命将继续向前！

开慧同志听了毛泽东同志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后，对中国革命和前途充满着信心。她随即跟毛泽东同志秘密回到了湖南，住在北门外沈家大屋旁的八角门楼。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召开了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会议，具体部署了秋收起义。

炎夏酷暑，任重路遥。秋收起义前夕，毛泽东同志和开慧同志又回到了板仓，党决定让开慧留在板仓，领导以板仓为中心的长沙、平江等县边界地区的地下斗争。

“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用枪杆子推动土地革命”。毛泽东同志望着站在面前亲自培育和看着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战士，自己的战友杨开慧同志，相信她是完全理解这句话的重要意义的！

开慧同志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半年前写进《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两句至理名言。我们就是用农讲所的枪粉碎了夏斗寅的叛变，镇压了麻城红枪会的叛

乱。是要有枪，才能有无产阶级的一切。我们吃亏就吃在陈独秀不准抓枪杆子上！她坚定地表示为了党的事业，革命的胜利，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

板仓素有“鸡叫三县”之称。这里山多林密，地形复杂，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开慧同志决心利用这些地理政治特点，组织和领导农民革命，积极开展地下武装斗争。

开慧同志在板仓，利用老家亲朋戚友的方便，同母亲、保姆带着孩子常在板仓一带和平江石洞走亲访友，访贫问苦，同人民群众进行着广泛的交往。开慧同志把贫苦农民的疾苦当成自己的疾苦，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要想尽办法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大家都把她当做自己的贴心人。老人们亲切喊她“霞姑娘”、年轻人亲热地叫她“霞姑”“霞姐”。人们称赞她：“霞姑娘只要有两条裤子，也要分一条给别人。”

有一年板仓一带遭了大旱灾，许多农民都没有饭吃。缪正和一家没有办法交租子，狠心的狗地主，把他家破旧的棉袄都抢去抵租了。到了冬天，一家八口人都还是穿着破烂的单衣，实在不能御寒。开慧同志知道了这件事，立即把家里的衣箱打开，只要可以穿的全都清点，打成一个包，连夜送缪大伯家里。一家人感动得热泪直流。缪正和泪水纵横地对开慧同志说：“霞姑娘，你救了我们一家！”开慧同志说：“快莫这样讲，我们

都是一家人。是狠心的财主逼得穷人无衣无食！”

还有一年，正是青黄不接的初夏季节，贫苦农民差不多家家断了粮。一天，村子附近一个面黄肌瘦的中年妇女，来到开慧邻舍家借米，她诉尽了苦衷：“家里三天没有一粒米下锅了，吃些苕麻叶，蒿子草，大人还挡得住，可细伢子见了就哭，饿得脸都发了青。”结果邻居一粒米也未借给她。开慧见了，心情很不平静。立时，给这位妇女送去了几升米。农妇接了米，禁不住失声痛哭，说，我知道你家里米也不多。开慧同志安慰她说：“有一点，就大家匀着吃！”

在板仓的几年时间里，开慧同志深深关切着农民的疾苦，懂得他们的愿望和要求，成了他们的知心人和领路人，为开展地下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群众条件。

平日，开慧同志身着士林蓝开襟褂子，同普通农村妇女一样的打扮，她常提着个竹篮，扮作买菜的样子，经常到附近农村秘密串连，发动群众。一天，开慧同志提着篮子又一次来到农运积极分子秋一哥的家。“秋嫂嫂，你家有菜卖吗？”她热忱地招呼着秋一嫂，询问她家里的情况。一次，两次过去了，开慧同志渐渐地同贫苦农民建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便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她经常教育党员和群众，革命的低潮是暂时的，农民协会还要兴起来，工人农民会有好日子过的。鼓励大家要坚持革命，不要动摇。在开慧同志的宣传组织下，

板仓一带群众的觉悟不断提高，使他们懂得了革命的道理，秋一嫂激动地讲：“我一家通过霞姑娘经常帮助教育，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只盼共产党早点来！”

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开慧同志始终顽强地坚持着学习，她在一些废纸和旧书报上写文练字，愤怒地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犀利的笔锋直捣凶暴残戾的蒋介石反动政府。就在被捕前夕，开慧同志还拿包过东西发皱了的纸片，写信给长沙的好友李淑一同志，托她购买新书、纸张寄去。

在开慧同志的艰苦发动和组织下，板仓人民的革命情绪又高涨起来。他们用公开合法和秘密的形式，又同土豪劣绅开展了斗争。地主收租，反动派征粮，感到很困难。敌人千方百计想扑灭人民反抗的烈火，破坏地下党的组织，他们成立了什么“清乡队”、“铲共义勇队”。

面对敌人的反革命武装，杨开慧深深懂得：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要建立农民武装，才能推翻地主武装。开慧同志组织巩固和扩大杨柳地下支部，恢复了农会组织，积极进行革命活动，筹建农民武装。她巧妙地活动在飘峰山的象牙山一带和清泰乡的杨柳坡等地，经常夜间跋山涉水走十几里或几十里，开展地下工作。利用坟场墓地，深夜秘密召开党的会议，宣传毛委员关于工农割据，开展

武装斗争的伟大思想，号召同志们在革命的严重关头，严守党的机密，英勇顽强地配合井冈山的斗争。

为了夺取地下斗争的胜利，开慧同志不断同毛泽东同志和上级党组织保持联系。她多次派陈玉英同志到板仓附近的罗家铺子，送取与毛泽东同志来往的信件。有的信件是墨笔写的，有的是用明矾水写在纸上，要浸在水里才能显现。开慧同志还亲手把文件缝进一根带子里，派党的地下交通员，有个外号“飞毛腿”的彪身大汉，把带子系在腰上，到萍乡安源和长沙等地进行联络，接受上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汇报地下斗争的情况。她还组织同志破坏敌人的交通，张贴革命标语，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

为了建立党的地下武装，开慧同志不辞劳苦地辗转在飘峰山地区。一次，她不顾山高路陡，夜晚赶到十多里地的象牙山参加会议，她积极地向群众宣传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敌人其所以敢胡作非为，是因为他们手中有枪。我们受欺受压，是因为没有枪杆子。只有掌握枪杆子，夺取政权，穷人才能翻身得解放。开慧同志的话句句刻在群众的心坎上。

夜深人静，在清泰乡孙氏墓庐集合着百多个赤卫队员，有的拿着扁担，有的挺着梭镖，准备去夺伪团防局的枪。开慧赶到这里，看到群众情绪高昂，她打心里高兴。

这时，得到敌人已作好准备的消息，开慧同志和在场的共产党员研究后，当机立断，向群众说明了情况，鼓励大家今后多想办法，相机夺枪。

六月的骄阳，烤得大地白烟直冒。这天，正在砍柴的汪庆生（又称汪三裁缝）看见一个溃兵背着长枪，在路上走过。他想起开慧同志号召大家想办法，相机夺枪的话，立时拿定主意，急下山来，快步追上前去。

“蹬蹬蹬”的脚步声，惊动了溃兵。溃兵回头一看，只见一条大汉，手持柴刀，已来到近前，他正欲取枪。大汉一个箭步，跃上前来，将枪一把夺过，顺势一脚，将溃兵踢倒在地。

“你是要枪，还是要命。”大汉怒喝道。

溃兵不敢动弹，侧仰着身子连说：“要命，要命！”

板仓的共产党人第一次拿到了枪，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爱不释手。

开慧同志手擎这支钢枪，向群众介绍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井冈山的武装斗争的情况，然后说道：“我们就要用夺来的第一支枪，去夺第二支、第三支，以便建立我们农民自己的武装，把武装斗争开展起来。”

正当开慧同志着手以这支枪来建立农民武装的时候，不久便被捕了。然而，她宣传的毛委员坚持农村武装斗争思想，却在人民中间生根发芽，此后不久，几位板仓的共产党员冒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带着这

支枪上了井冈山，战斗在毛泽东同志的身边。

新中国成立后，这支枪仍然保存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它是人民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伟大真理的历史记载，也是开慧同志坚持武装斗争的历史见证。

二十多年后的一九五〇年，烈士的堂妹杨开英同志在北京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询问开慧坚持板仓地下斗争情况时，高度赞扬了杨开慧同志，说：“你霞姐那时是积极主张武装斗争的。”

十一、三次被追捕

一九三〇年七月底，彭德怀忠实执行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率红三军团攻打长沙，被迫退出。敌人疯狂反扑，到处破坏党的地下组织，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屠杀革命群众，长沙城郊腥风血雨。敌人魔爪伸向开慧同志的家乡，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时间，仅板仓、白水一带，屠杀我党党员和革命群众竟达四百六十多名。

七、八月间，在板仓到处贴出通缉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的反动布告，许愿多少银元捉拿他们。扬言捉他们两个不到，捉了毛泽东的妻子也赏洋一千。伪省主席何键亲自密令，伪长沙警备司令部派了一个姓陈的密探到板仓，这条何键的鹰犬伙同福临乡乡长范觐溪探捕杨开慧。范觐溪原是何键办的“湖南省国术训练馆”的教

官。这家伙是一条凶恶的地头蛇，外号“范落壳”，他以心狠手毒、残杀革命人民受到何键的赏识，被委任为清泰乡上五区“清乡队”的队长，并密令其为“铲共义勇队”队长。

在这种紧张的形势下，有的革命同志曾劝说开慧同志暂时离开长沙农村，要送她到江西革命根据地毛委员那里去。开慧同志坚定地说：“没有接到毛委员的亲笔指示，我不能擅自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

开慧同志处在被敌人追捕的危险境况中。她深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一听到有什么风声，地下党和人民群众就告知她安全转移了。

一次，敌人探知杨开慧回家，立即出动，围起来一查，原来搞错了屋场。围的是朱家屋场。“陈密探”想找指路的人来审讯，但已不知去向。此时，开慧同志却轻装快步离开了家，行进在深山密林中。

又一次，敌人抄小路，企图包围归家的杨开慧，但这一可耻行径被一位农民发觉了。这位农民飞步来到板仓大屋报信，使开慧同志又一次得免于难。

在地下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帮助掩护下，开慧同志奔走于板仓方圆几十里的地方，疏散党的组织，安抚烈士家属，把坚定的革命信念撒播到人民中间，鼓舞人们坚持地下斗争，夺取革命胜利。为了以防万一，她还用蓝花磁坛装着党的文件埋在板仓屋旁的菜地里。

来的？”还装模作样地哄他：“你不记得了。你爸爸是那天回来的，还用手巾包着糕点给你了。”岸英从小就受到毛泽东同志和开慧同志革命思想的教育和熏陶，在敌人面前他十分坚强而机灵，总是机敏地回答敌人：

“我不晓得，我没看见！”

敌人的如意算盘都可耻地失败了。他们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

一天，两个匪兵架着开慧同志穿过几条弄堂，送进一间布置奢华的伪署长办公室。

开慧同志鄙夷地扫了一眼。伪执法处长陪着一个秃头肥胖的家伙走了进来，献媚地说：“这就是陆军监狱署署长欧国贤，找你特别谈话。”说完就点头哈腰地退了出去。

伪署长见杨开慧理都没有理他，便故作姿态地在屋里踱了几步，然后开口道：

“杨开慧，你看，这房间同牢房可不一样吧！”

“好一个反动派的天堂。”开慧同志冷笑说。

“你们呀，一开口就是政治名词，其实世界上哪里有那么多的政治，就说你们常鼓动的那个阶级斗争吧，还不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伪署长狡黠地说。

开慧同志截住这个伪君子的话，义正词严地痛斥说，蒋介石杀了几千万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这不是阶级斗争吗？你们把我们关进监牢，妄图镇压革命人民的

反抗，这不是血淋淋的阶级斗争又是什么？

伪署长故作镇静地说：“我有证据，就说你的保姆吧，她该是你们无产阶级的人了，可是她为什么要背叛你呢？”敌署长故意拉长语调。

开慧同志根本不相信敌人的诈骗，她望着窗外的远山黛影出神。

“你不相信吗？”敌署长掏出一张写满了字的纸片扬了扬：“看，这就是她的口供。”他正经八板地念下去：“七月初，杨开慧收到毛泽东的信，说要她配合红军攻打长沙。”

敌署长得意地狂笑了。

这时，开慧同志想起毛泽东同志关于工农武装割据、艰苦积蓄力量，以最后摧毁蒋介石新军阀的反动统治。她敏锐地意识到，这是狡猾而愚蠢的敌人妄想利用红军攻打长沙一事在编造谣言，真是黔驴技穷！

敌人见她没有作声，满以为允诺了。伪署长装出一副由衷的神情，又摆出一副唯独他才深得人道的样子，振振有词地说：

“杨开慧，你还年轻有为，上有老母，下有儿女，何必执迷不悟，要好好想一想。”开慧同志“哼”了一声。伪署长装出一副假慈悲，急不可奈地搬出他的上司来：“省里何主席讲了，你何必跟毛泽东跑呢，现在担保你的人很多，只要你在报上发表一个启事，公开宣布

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马上给你自由。”

自由，这对革命者来说，是十分宝贵的。但反动派哪里给过人民一点自由呢？看看这些高唱“自由”赞歌的伪善者的嘴脸吧，他们所谓给你“自由”，就是要你背叛共产主义，背叛党，背叛人民，背叛毛泽东同志，就是要你向反动派屈膝投降。——开慧同志想到这里，日夜思念毛泽东同志的激情，宛如湘江春潮，汹涌澎湃：

毛泽东同志，是你当年胸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崇高目标，努力创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沙，你循循善诱，将我教育；在北京，你谆谆教诲，将我培养；把我这个不懂事的姑娘培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一员。

是你呵，毛泽东同志，积极传播马列主义，指引中国革命的胜利航程。亲自带领我赴上海，回韶山，转战广州、武汉，在工农运动的伟大革命洪流中将我砥砺，带我前进。

是你啊，毛泽东同志，拨开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重重迷雾，带领我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展了革命的大好形势，使我懂得了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真理。

难忘的一九二七年秋天，我们匆匆分手。又是你高擎“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的大旗，不久就霹雳一声暴

动，举行了震撼全国的“秋收起义”，开始了井冈山的工农武装割据！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呵，你在那里？……

开慧同志沉浸在幸福的遐想中，不禁微微地笑了。

伪署长以为大功告成，仿佛看到杨开慧领着路，一下子就捉住了毛泽东。他仿佛看到巨额的赏银正向私囊倾泻。他忙堆上一脸奸笑，异想天开地问：“想好了吧？”

“早就想好了！”开慧同志锐利的眼光逼视着伪署长，字字千钧地说：“我再一次正告你，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从来不会向他的敌人乞求自由的。你们要打就打，要杀就杀，要想从我口里得到你们满意的东西，那是妄想！”

这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共产党人的回答。

事后，伪署长悲叹地说：“杨开慧真是软硬不吃呀！”

虽然党组织和革命人民正在多方设法营救开慧同志，但她深深知道，敌人是不会让她活着出去的。她要争取最后的那怕是一分一秒的时间，为党多做一分工作。

在狱中，开慧同志每天一笔一划地教小岸英读书写字，给他讲述毛泽东同志披荆斩棘，领导中国革命的光辉事迹，把生命的激情倾注在革命后代身上。

在狱中，开慧同志过着非人的生活，但她仍然支撑着遍体鳞伤的身子，利用一切机会，向狱中难友作宣传

鼓动，鼓励同志们“要不怕死，不怕苦，经得住，要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激励大家为共产主义坚持斗争。

在狱中，开慧同志想念着党的组织，利用六舅妈探监送菜的机会，把信捏成纸团，巧妙地传出去，向党组织和毛委员汇报狱中斗争的情况。她还关心狱中同志的生活，每次六舅妈送来的菜，分给大家吃；送来一点钱，设法买点东西，大家一起享用。

在狱中，开慧同志始终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她嘱咐亲友把她原有的一段布，给她做一身新衣服。亲友熟知开慧同志不爱穿新衣服，现在突然要做新衣服，是作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的。她对前去探视的亲友坦然自若地说：“死不足惜，但愿革命早日成功！”

开慧同志在狱期间，兄嫂杨开智和李崇德同志曾凑资到南京找铲共法院院长彭国钧，想利用同乡、同学关系营救开慧出狱。但是，这个当年的所谓老同学竟然卑鄙无耻地当面造谣：杨开慧杀了多少国民党员，杀个把共产党算得了什么？杨开慧不杀还杀什么人？他当即把有人营救杨开慧的事电告了何键，何键还收到了有人保释开慧的电报。何键说：杨怀中是有名的学者，今天这个保，明天那个释，全国一通电保释就完了。何键就下令杀害开慧同志。

临刑前的头天，敌人对杨开慧进行了最后一次审讯，宣布判处她死刑。开慧同志面不改色地痛斥敌人，

并留下两句遗言：“牺牲我小，成功我大”，“我死后，希望家里人不作俗人之举”。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四日清晨，朔风哀号，阴霾密布，刽子手来到监狱，提押开慧同志。

开慧同志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

她用手理了理飘到额前的短发，弹了弹已穿了近十年的灰底红格旗袍上的灰尘，昂然地站起身来。

同监的陈玉英急忙挡住开慧同志，八岁的岸英呼喊着：“妈妈啊妈妈！”扑向她的身边。

开慧同志抱起岸英，亲了亲他那可爱的小脸蛋，用手轻轻擦去挂在他腮边的泪珠，然后深情地交给陈玉英说：

“你把孩子带好，等他们长大了，革命成功了，你们就好了。”

“快走！”敌人把她推出牢门。

难友们都扶着槛栅，凝望着开慧同志，与她告别。

开慧同志健步迈出监门。

陈玉英拚命地追上去，对敌人大声吼道：“开慧没有罪，你们不要杀她，要杀就杀我，留着她回去带小孩。”

这一事实深刻地揭示了共产主义者的杨开慧与劳动人民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伟大精神。

开慧同志亲切地望着陈玉英，眼光是那样的坚定，

神色是那樣的從容，她撫了撫岸英的頭髮，然後送回陳玉英懷中。象每一次走向戰鬥前線一樣，她向這位戰友告別。

開慧同志神采奕奕的目光，投向監獄的鐵窗，落在每一個掛滿淚花臨窗送別的難友的脸上，满怀豪情地鼓勵大家說：

“同志們別難過，要堅持下去，我們一定會勝利的。”

是的，“我們一定會勝利的！”開慧同志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仍然號召革命，矚目勝利，這是何等廣闊的襟懷，何等崇高的品德，何等偉大的氣節啊！

開慧同志挺起胸膛，頂着凜冽的寒風，迎着敵人血腥的刺刀，闊步前進，從容就義。她慷慨激昂地高呼：

“打倒國民黨反动派！”

“打倒蔣介石！”

“中國共產黨萬歲！”

震天撼地的口號聲，冲破灰暗的天空，壓過呼嘯的朔風，在三湘四水間回蕩，經久不絕。

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楊開慧同志在長沙瀏陽門外的識字嶺壯烈犧牲，年僅二十九歲。

麓山肅穆，湘水含悲。烈士殷紅的鮮血，映紅了芙蓉大地，光耀着千千萬萬的革命後來人。

十三、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宁可同肮脏制度的保卫者直接斗争而死，也不愿意象被打得遍体鳞伤的驯服的牛马那样慢慢地死去，这才确确实实称得上英雄。”

杨开慧烈士正是列宁极其称赞的这种英雄。

她以她光荣伟大的生平业绩，作为毛主席亲爱的夫人、战友和学生、党的优秀儿女，人民的英雄而载入了革命的史册。

伟大领袖毛主席终生怀念杨开慧烈士，一九三〇年十二月，毛主席在江西吉水县木口村从敌伪报纸上惊悉烈士殉难的消息，十分哀痛。越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封锁，寄来悼词，悼文中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表达了伟大领袖对烈士的沉痛悼念。并深为关注地寄款安葬烈士的忠骨，嘱为烈士修墓立碑。

一九五〇年五月，烈士家乡解放后，毛主席即派岸英、岸青兄弟俩来到板仓，拜扫母亲的墓，看望烈士家乡的人民。毛主席常向岸英兄弟谈开慧同志的革命事业，说她配得上一位女英雄。他们表示一定要学习母亲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革命气节，继承母亲的遗志。不久，岸英响应毛主席抗美援朝的伟大号召，为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事业，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英勇牺牲。

一九五七年二月，当烈士生前挚友李淑一同志写信

给毛主席，要求主席把早年他赠给开慧的一首诗重抄给她。毛主席于五月十一日写下了著名的光辉词篇《蝶恋花·答李淑一》，并在复信中写道：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看一看开慧的墓。不久，章士钊先生为他的早年学友杨怀中先生写传，其中有一段写到开慧同志，问主席“骄杨”怎么解释时，主席告诉他：一个女子为革命头都被砍掉了，还不值得骄傲吗？

解放后，伟大领袖毛主席会见开慧烈士的亲属时，多次说到：开慧是有小孩子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我认为开慧的牺牲是壮烈的。我们两家（指和杨家）不分你我，是一家人。毛主席还关心地问：开慧的墓怎么样？这些都充分表达了伟大领袖对开慧烈士的深切怀念和哀思。

一九五七年和五八年，毛主席还四次接见了同开慧烈士工作了四年，并一同被捕坚持狱中斗争的保姆陈玉英同志，每次都询问了烈士在板仓和狱中的英勇斗争情况，多次称赞开慧同志的崇高气节和革命精神。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毛主席在获悉杨老夫人逝世后写的复信中，称烈士为我的亲爱的夫人杨开慧同志。这一不比寻常的称呼，在烈士牺牲三十二年后提出，更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对烈士的怀念之情溢于言表，有着深远的意义。

杨开慧烈士无限忠于毛主席，毛主席深切怀念开

慧烈士，广大人民群众无限敬仰开慧烈士。

在开慧烈士牺牲的时候，烈士家乡的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在烈士牺牲的当天深夜，收殓了烈士的遗体，安葬在烈士家乡。并树立了墓碑，碑上刻着“毛母杨氏之墓”。

解放后，党和人民为了悼念烈士，将烈士诞生地清泰乡改名为开慧乡。一九五八年，烈士故乡被命名为开慧公社开慧大队开慧生产队。同年七月一日，开慧公社党委在烈士墓前树立了巨大石碑，上书七个光照人寰的大字：“光辉长照后人心”。

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在华国锋同志的亲自关怀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省会军民在粉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胜利凯歌声中，举行了隆重纪念开慧烈士英勇就义三十八周年大会，大会高度赞扬了开慧烈士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党，忠于革命，英勇不屈，慷慨就义的无产阶级崇高革命精神，狠批了刘少奇的叛徒哲学。并决定把烈士故居辟为革命纪念地。

一九六九年四月，华国锋同志十分重视开慧烈士陵园的修建，并亲切鼓励烈士故乡的人民，尽快建成烈士陵园。烈士家乡的革命干部、贫下中农、红卫兵、红小兵和外地革命群众一起，顶烈日、冒严寒，夜以继日，

团结战斗，只用了八个月时间，就建成了开慧烈士陵园和烈士纪念馆。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开慧烈士和杨老夫人的灵柩被移放到烈士陵园的正中。墓的两侧有桂花树、玉兰树、茶花树、松柏树等次第排列。中间一条大道直达前阶，顺石级而下，叶如青剑，花似白幡的剑棕组成一个方形花圃。……整个陵园，松柏常青，白花长悼，庄严肃穆。

站在花圃前面仰望烈士墓前，有毛主席的光辉词篇——《蝶恋花·答李淑一》的巨大纪念碑，红光灿烂，光芒四射。台阶两侧，用晶莹白石镶成的八个大字，闪闪发光：

“开慧烈士永垂不朽！”

烈士陵园尽管建在比较偏僻的农村，但是每天都有不少工农兵革命群众和青年来到这里瞻仰学习，向烈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举行入党、入团及红卫兵、红小兵宣誓仪式。烈士安息之地成了人民群众学习开慧革命精神和继承烈士革命传统的光荣革命纪念地。根据板仓纪念馆统计，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前来参观学习的人民群众达二百多万人次。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广大人民如此怀念开慧烈士，而王张江姚“四人帮”却对烈士怀着刻骨仇恨。就是那个自称为伟大领袖的“学生”和“战友”的野心家、阴谋家、叛徒江青，疯狂反对宣传开慧烈士。她不

准报刊、电台宣传开慧烈士的革命事迹。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正当大批红卫兵来到开慧烈士家乡参观学习烈士革命事迹的时候，江青突然打来电话，对宣传开慧烈士的活动百般刁难，横蛮地勒令熟悉烈士生平事迹的烈士亲属去医院“休养”。江青还下令删去《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中关于杨开慧烈士的注释，把开慧同志的像从《毛主席诗词解释》中撕下来，无耻地说什么“杨开慧是‘骄杨’，我是什么？”公然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丧心病狂地诋毁开慧烈士。当时，在江青控制的文艺界，人们喜爱的《蝶恋花·答李淑一》的歌曲、弹词等都听不到了。甚至在一个单位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花圈中，贴有蝴蝶形的纸花，江青都畏忌得暴跳如雷，当即派人追查，说什么蝴蝶就是蝶恋花，蝶恋花就是看重杨开慧，不看重我江青，江青对毛主席接见开慧烈士亲属和好友的合影，一概扣留。连毛主席给开慧亲属的生活费用，她也从中克扣。白骨精江青反对开慧烈士的滔天罪行，真是令人发指。

但是，乌鸦的翅膀毕竟遮不住红太阳的光辉。毛主席亲自培育、最早沐浴着毛泽东思想光辉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战士开慧烈士，是白骨精江青诋毁不了的。烈士精神永不灭，“光辉长照后人心”。开慧烈士的伟大精神和崇高气节将与松柏常青，与日月同辉。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解放后，杨开

慧烈士的革命精神鼓舞着家乡人民在社会主义大道上高歌猛进，一改“一穷二白”的旧面貌，已建成大寨式的先进社队。开展了大规模的治山改地平田的群众运动，百分之八十的农田做到了旱涝保收；建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农业机械耕作网，全社有农业机械260台，其中大小拖拉机43台，机耕面积达百分之七十，粮食亩产上千斤，为解放初期的三倍。文化生活水平得到飞跃提高，普及了初中义务教育。每个大队有业余文艺宣传队，公社有电影放映机一部，电视机三部。入夜，电灯照映山村，政治夜校里欢歌笑语，书声琅琅。

今天，烈士家乡的人民正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更加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决心继承毛主席遗志，发扬敬爱的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荣革命传统，学习开慧烈士的革命精神，深揭狠批“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把烈士的故乡“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乐园”。

前不久，在毛主席著作第五卷隆重发行的日子里，岸青和邵华同志以及他们的孩子，回到板仓开慧烈士陵园扫墓，在烈士墓前，崇敬地栽下了两株万年长青的雪松。大地更秀丽，山河倍生辉，烈士精神万古长存。

（原载《湖南师院学报》1977年第二期）